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前序
莆前一輩四如黃先生為名進士為經學老
師為詞章大家數異時艾軒翁以經學鳴遭
際阜陵致身法從莆士之談性理者率皆其
徒二劉後人則有若樗庵翁以詞章著穆陵
脊之厚當兩制躋文昌莆士之工詞章者多
師之若四如翁則瓜山先生之嫡孫行家庭
師友究之經學邃矣演迤而為詞章汪洋大



肆若記序若碑銘若題跋蒼然之光淵然之色未嘗求合於古也而制雅未嘗務去陳言也而意新未嘗求異於人之說也而自不能不異蓋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之本而旁推交通若國語之博離騷之幽太史公之潔無不備焉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違世屏居戶屨常滿使其逢則旃厦扉垣蓋先生券內物惜乎兼經學詞章之長而卒不施

宰物者孰從詰之哉吾又觀於莆有夾漈鄭漁仲先生白首窮經尤精於史學鄉也雖以布衣召而終老丘園為可恨四如翁不為艾樗之顯甘同漁仲之晦然位雖不顯而書則傳身雖晦而名則彰通志之行夾漈之顯也文集之傳四如翁之顯也士君子患無令名之難窮達顯晦不足計也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之子子材學世其家而文彪於時

今爲長汴郡悞以翁與子咸淳辛未歲聯榜
帖粹翁之文若干篇將毀而傳之不鄙囑予
叙予於翁何能爲役辭不獲命乃喟然曰翁
之文傳則湛輩亦托不朽幸也遂忘其僭而
爲之叙云

元至治三禩清明後一日前進士清源傳定
保書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前序
濂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立論精
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豔之稍長歷求
先生之事蹟然後志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
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之十二
代孫世爲儒家其父績師事瓜山潘公柄復
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
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

黃四如集前序
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
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
聘之為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
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
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
杭都已涵國事不可為陸公趣先生至行都
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
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

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
先生皆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
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為敷繹濂洛關
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為文辭務以理勝不暇
如他文士馳騁葩藻以為工而當時求者紛
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
為六卷刊之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
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為五卷而刊

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
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哀聚為十卷將
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濂為叙以
傳濂聞濂洛中徵考亭未與艾軒林公光朝
獨倡道莆陽從者如歸市江泉東井之學乃
聞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
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
樂網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

氣澤所薰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瓜山復齋
之起推闡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敷
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
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
教矻矻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
六經之微旨所宣皆天地之秘藏有未涯涘
者奈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
為之惜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

俱化若併其遺文同就泯滅不亦重可惜哉
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爲務可謂不死
者矣濂年老而昏避求文者若避讐敵甚不
得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慕豔之久勉
循至等所請而躬叙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
能行世亦不藉區區之文而后傳也先生黃
氏諱仲元字善甫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老人
云

洪武八年秋七月己未朔翰林侍講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府宋濂謹序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目錄

卷之一

夢筆記

族祠思敬堂記

學稼軒記

半山精舍記

葯房記

居安堂記

小孤山記

一粟窩記

劉氏厚堂記

委成齋記

讀書堂記

還笏樓記

孝節郭公祠堂記

仙遊縣學尊道堂記

莆田縣廟學聖像記

自得齋記

虛已遊世之堂記 箕谷記

昭武危西仲寄傲軒記

命隱室記 灌畦記

愚丘記 二友亭記

意足亭記 萬竹胡希道見思堂記

劉氏復本堂記 尹氏萃貞堂後記

東塾書房記 魚我亭記

南劍路新社稷壇記 將樂縣桃源橋記

聖塾順濟祖廟新建蕃釐殿記

張天師正殿記

汀州路重造府治定光吉祥寺記
韻鄉記

卷之二

蒙古字學題名記序 鄭雲我存藁序

題漫翁林春山草韻序

鄭雲我孔子年譜序 講春秋序

忍經輯要後序 李氏家集序

通志序 姚野庵詩解序

表兄陳可山序 送歐陽臣夫序

送術者龜峰序 序贈吳丹陽

贈楊愚谷序

送林理齋序

春臺易圖序

忍經序

題宋蜀翁北遊詩卷後

題黃耕叟存藁

跋方正巖正通庸言

劉畏獨答何

卷之三

誨林于高冠辭

歐陽學脩字訓

方天覺字重甫字訓

學孔字訓

夾谷可與字訓

姚平山仲一字訓

字汝亦說

夢雲夢雷伯仲字訓

伯俊字訓

彥聖字訓

明卿字訓

林則時字說

顧舜可字說

傅彌年字訓

林于高三子字祝辭引

師說祝辭

師孔祝辭

師旦祝辭

以辯以順字訓

林起東字訓

甥孫郭啓翁智遠字訓

林景惠字說

洪與我字說

陳汝作字說

陳耀卿字叙

大年字訓

昌年字訓

喬年字訓

卷之四

清逸處士春山林君墓誌銘

韶溪姚君墓銘

書宋故龍川史君姚公墓誌後

歐陽君厚墓誌銘

李仁可墓銘

故中山處士林明甫墓銘

故進士謝春塘墓誌銘

架閣通直劉君墓誌銘

太學錄此堂葉公墓銘

隱君子林君亨之墓銘

貢士洪德章墓誌銘 夏宣武將軍墓誌銘

薛君立墓誌銘

故通守太學博士介山林公墓銘

故梅西先生郭教授墓銘

太孺人林氏墓誌銘 壽藏自誌

卷之全

上古心先生書

祭文 祝文 事述 世次 附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卷之壹

夢筆記

丙戌歲夏五八日午漏三刻後學黃天叟淵課兒講

易罷坐而假寐夢一神人坐于龕龕音堪諦視之吾夫

子燕居像也亟再拜稽首子曰女來前吾授女筆二

淵敬受又拜子曰勿拜退懷其一窺其一圍徑三寸

許漬黑濃甚袖而請業於夫子偶角卅來覓句卅音貫

遂覺驚焉喜相半迺自占曰筆者述也述事而書之者

也其斯文之祥乎吾夫子筆絕於獲麟今一千八百

年矣當時闕里弟子賢哲七十七人此筆奚不授孟

子車軻而後五季而上豈無大儒此筆奚不夢夫子
 嘗謂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必如吾夫子而後以斯
 文為已任夢者夫人所有而聖人之夢與夫人不同
 吾夫子舊嘗夢見周公於斯文聞而知之乎哉必如
 吾夫子而後精神心術與周公胥契於寤寐之間淵
 於斯文未聞萬分一世古人今思執筆從二孺子後
 不可得安敢步趨吾夫子雖然吾夫子所以授筆於
 淵者何春秋感麟而作作起於獲麟則筆止於所起
 春秋經也續之僭或書帝正月或書陽正月皆叛經
 者然獲麟以後之史猶可得修乎漢司馬子長史記

始黃帝終麟止而十二國世表起成周共和庚申以
 上傳疑矣班孟堅專志西漢史而秦伯莽盜世經微
 寓書法迺以更始帝著紀宜削遷固而下無譏焉唐
 陳伯玉自漢武迄唐為後史記未及竟亦不傳宋邵
 堯夫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為編年譜黜
 呂娥姁進孺子嬰以土后魏附梁以宇文周附陳夫
 豈無見而書少帝恒山王書曹魏接獻帝或者疑焉
 張敬夫經世紀年夏少康出處復國甚悉所假立惠
 帝子不得紀元關涉世運稍大而最可議者山陽公
 尚存即絕漢而予蜀司馬君實先約戰國至秦二世

如左氏體名為通志後作通鑑劉道原之力居多而是非予奪一出光手秦以前或即通志也舉要曆稽古錄歷年圖俱助此書之不及其曾孫後經緯離析圖又惟與兩漢西晉隋唐以一統然一統與正統異一統而正者若唐虞夏商周其次漢唐與宋若西晉若隋雖一而未正宋元晦綱目於始皇二十六年大書而不分註意謂前亡後繫朝覲皆歸即為正統當送一難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實周貞定王之五年也繇貞定王戊寅距威烈王丁丑六十載間於史闕如此大欠事呂伯恭以魯史左氏國策史記說苑諸

書修之曰大事記上接西狩下止征和漢武繫楚義帝繫高后一失一得識者自識然於周魯七國事跡疎畧此史之所以不可不修繼周者百世可知或者吾夫子授筆之意其在茲乎雖然史未易脩也乾坤未毀老身長在無憂衣食亂其心此夢決不負負獨念家無屋壁之藏世多遺軼之書軼與畜眼未見下筆恐未精妙惟吾夫子陰隲之俾昌斯文又昌我後之人淵遂次前語為夢筆記

淵舊讀一書記夫子作孝經時簪筆拜北辰老忘所出何休序公羊傳曰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此二經者夫子二筆與孝經當時授之子
 與而春秋筆削子夏不能贊一辭朱元晦謂孝經
 曾氏門人所記若以為夫子自著可笑之尤吾鄉
 鄭漁仲又疑夫子所取魯史之筆適至獲麟時欲
 修之而未及修然非與後乎此復夢夫子記問此
 事記成之明日淵敬跋

族祠思敬堂記

堂以祠名即古家廟或曰影堂東里族黃氏春秋享
 祀歲節序拜之所也堂以思敬名何祭之所思主乎
 敬也所以有斯堂者何堂即族伯通守府君諱時之

舊廳事某與弟仲固日新直公

即仲公姪現祖與權朱

得之不欲分而有之願移為堂而祠吾族祖所自出

御史公諱滔以下若而人評事公諱陟以下大宗小

宗繼別繼禰若而人

古者諸侯適子之弟為別子遷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已謂之繼禰為小宗百世不遷

世則遷大宗一小宗四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上

治旁治下治序以昭穆凡十三代

上下治子孫親親也

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亦曰天之生物一本也

子孫孫子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不

則何以奠世系聯族屬接文獻而相與維持禮法於

永年哉雖然不敬惡惡可敬所以致愛也所以致慤

也致愛極其敬親之心而所以致愛致慤者又存乎

心惟有怵惕悽愴怵惕驚動貌之心春有怵惕之心

故祭之前期思其居處笑語思其所樂所嗜居處笑語樂嗜

往而不反非有實也豈形體所以已之精明而與能交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

惚交然後祭之質明比而始行事記其立敬以詘其進敬以愉

其薦敬以欲身詘而為之變色愉而致其親心欲而

如始徹退敬齊之色陶陶遂遂陶陶思親心存乎內

夫如是則所思者敬而各敬爾思也若悠悠而來不

蠲不享祭畢餽餘汎汎而去此豈足以稱斯堂之名

之義仲元竊念花樹常家宗法畜眼所未及見族人遠來

為會族雖無事亦月老蘇族譜一引弟姪雲仍讀之

油然而生孝弟蘇氏族譜蘇氏族獨所自拜於斯饗

於斯思之無射敬之無射先祖是聽介爾景福豈不

休哉或曰新斯堂也費焉須曰節縮祭田之贏勾稽

山林之入弟姪親表間飲媾助焉或微乎微具刻牲

碑此不書後來者墻屋之或當脩器具之或當庀音

吾宗有顯融者良奧者脩之庀之猶今之年度俾勿

壞書之又不一書書已系之詩曰

猗歟吾族餘四百禩人世趨新宗法不墜聿升斯

堂耄耄穉雅雅孝孫虔祝神保致嘏數世之後毋自

書曰口集卷之四

封畛演迤扶將勿替有引

學稼軒記

癸未六月哉生魄天叟記學稼軒何以記記為傳君
 德陽作也德陽者何心田翁景周之子也不名而字
 之何前進士也以學稼名軒何稼農事士學之志常
 業也昔之民無不農之士後之民皆不士之農故九
 井廢四民分農之子常為農士之子常為士農農而
 已異缺携儷名邑名缺人沮溺結耦雖農不農問稼
 於士哆然而對哆音宅大口貌吾食舊德非服先疇士士而
 已此格物之學所以不明也農夫以百畝不易為憂

君子以一物不知為羞不必種粟而後食也神農二
 十篇宰氏十七篇亦不必談與不必耒耜吾家操也
 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亦不必問與稼者稼也有生
 之義稼之地某宜一易某宜再易某宜三種某宜五
 種中地一易休一歲乃復種下地稼之名某種當早
 某種當晚某種最先某熟最後稼之器曷為錢鏹曷
 為殺芟曷為槍刈曷為椎鉦錢鏹田器詩序乃錢鏹
短鎌禾稼之政曷用人耦曷用牛耦此二句曷用貍
 麋曷用羊豕此二句曷用豕此二句曷用豕此二句曷用豕
 掌稼下地以防止水先雨何待時雨何挾先雨轉雨
 以澮寫水坊堤也

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鋤以從事田野出管子又當周禮云聽師田以簡稽註云簡閱也稽計也

稼事所當簡稽也有為國鄉者於苗曰少也

眴音絢何其孺子壯也莊莊乎何其士成也由由乎

何其君子有為王子者於田曰深耕概種概音立苗

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此漢朱虛侯士何事曷不

尚論古之人于耜納禾其三日于耜十月納禾稼始

播百穀與函父老為周旋人卒焉起焉作勞無一日

之休旃旃穰穰蒙蒙嗒嗒音模寫稷躬稼時物物景

狀後老師耆儒塗易一字不得二詩者非周公決不

能作此等趣味千載下何人獨解平疇交遠風良苗

亦懷新領此惟一元亮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

此惟一子美東臯下濶官張杜曲此四地或視獲或

補畦崎嶇往來奚空自苦亦曰士而未仕則耕仕已

又耕常也今章逢者以首苧蒲身襪襪為恥苧蒲草

簞衣管子云首載苧蒲山林者以載嬪息服疆畝為

名嬪婦也出嬪于虞息不倡書中有粟之高談書中

千鍾粟真則出豆落為箕之怨語種一項豆落而為

宗望回視陶杜孰真孰偽德陽仕而已者也俯不恥細

民之賤前不慕退士之名有溪可榜音船也有田可

饘既耕且種還讀我書如讀山海經時在家早起憂

黃口女集卷之三

國願豐又如詠吾宗孫子時信居寵之虛榮不如爲
農之可樂雖然井飲田食出作入息農曰稼士曰學
百畝五畝以事父兄農曰稼士曰學耕野皆堯舜之
道農桑即王道之始百姓日用由之而不知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陶杜可謂知稼穡之興
語學未到周公地位古今無兩周公德陽願學者何
年年稔熟約叟重客往來阡陌尋浣花野溪酌彭澤
陶酒相與歌風雅於碑山之南使田更也野叟擊壤
群和曰吾儕小人亦學稼者而有此樂乎不也豈不
爲山中清話叟叟何黃姓淵名自號韻鄉老居士

半山精舍記

癸酉歲莆邑昉起學宮博士張君肖季實來丙子冬
學宮成時樞相宣闡如心陳公以博士名聞于朝已
改合入宮矣居無何莆更兵燬余館外弟宇下距環
泉環泉地名尺有咫後三年庚辰春博士寓環泉之南過
存相勞苦夜闌語軟時或酬倡余貧到骨博士父子
不相聊少日感頽相告吾違父母國有年昔昔烏吟

昔夜也越人莊舄仕楚而病思吟則越聲列子云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

秋半戒途無

以實橐小人有闔廬曰半山精舍願徵子文輝潤捲
樞余鞮音多曰子謂吾文其與可竹文同字與可善畫竹四方求者足相

廷珪墨李廷珪墨能削木與迂何甚後五月又相促

迫予迺更端而問曷名乎半山博士曰昔王文公築

第白下門外為道之中後捨報寧人以半山名寺文

公為半山老人吾精舍在苕溪山半因用其名名之

非慕此老也然則孰名之曰杜公康侯名之且大書

然則面勢何鄉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

來然則經營何始斷手何年斷手字晉魏以來之語

美桂工部題江外草堂詩云曰先君子庀具徒於甲

午落祭於乙未歲丙午漂於水唯棟扁坳汗泥淤中

濯漑如新殆若陰相遺我後人又四年巳酉六月誅

茅編竹苟完一區吾精舍雖不加闢成先志也然則

精舍之名昉于何時曰漢仲承劉仲承也明五經隱

不就並文有檀敷也家貧而志清舉孝廉不就子良

包咸也習魯詩論語諸儒以之講授絕蜀元直也徐庶

住東海立精舍教授諸儒以之講授絕蜀元直也徐庶

少好俠後感激折節學問詣以之聽習絕魏譙東曹魏

精舍聽習經業義理精熟以之聽習絕魏譙東曹魏

操也讀宋石壁謝靈運也石壁靈運精舍有詩云出

於內殿引以之讀書絕逮晉武帝奉佛引沙門內殿

名義胥失之句吾精舍書室也非緇廬也緇廬僧寺

使賦有田可耕有池可魚蒲雖信美然非吾土携書

歸隱不失故吾則走也幸余蹴然曰莒山之半甲午
 以前樵夫野老之所同有甲午以後巖處竒士之所
 獨擅端平距淳祐甲午幾何時而此舍已荒田野草
 丙午距已酉又幾何時而荒田野草又為幽人之廬
 已酉距庚辰又幾何時間關濡滯在天一握一握小貌孤雲
兩角糾在安知伊威不在室滿蕭蟪蛄不在戶也伊威鼠婦也蟪蛄
天一角糾在無蛸小蜘蛛也人亦有之也戶博士於癸卯壬子兩隨計吏俱試奉
 常屈戊辰叨恩僅授縣師家食六載方告戍期何分
 寸之難躋攀宦莆終更終更今考滿也段會宗終更而還端脫選調
 寵晉兩階又何朝適而昔夜也至突未黔事乃大謬不

然盜無儲米囊慳一錢栖栖萬狀又何頭方命薄舉
 翮觸四隅使瞽者揣聽又未知博士相法當何如陰
 陽儲與千變萬紛曷為從類曷為居方索之不得求
 之招搖之下然昔人觀園囿之興廢知洛陽之盛衰
李文叔書洛陽名園記博士行歸故都視城郭而猶如故蒼生
 而各環堵豈惟為平泉李德裕平泉莊周回十里一樹一石喜過
 比隣訪故舊或各隔異方或無家可問晨煙夕露莽
 蒼滅沒使人意象惘然甫也草堂杜子美草堂在咸都城外亦無
 顏色直有感也夫然予聞管仲父曰定心在中耳目
 聰明四支堅固可以為精舍博士春秋高精力完無

一點老人衰備氣壽猶方將未已不知返子之舍種

瓜采蕨穿花藉草尚憶吾天叟否秦東陵侯邵平秦破種瓜長安城東

張翰曰吾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足矣天叟名淵姓黃自號韻鄉博士樵

之挈川人名靖夫李出也為處士夢庚叔建後句可

謂能為之子矣因記而授之歸且與莒山結緣庶他

日不作生客子由作栖賢堂記云僕為書之且欲與廬山結緣

葯房記

房書室也命以葯何葯白芷也淮南子秋葯披風喻芳潔也正則

屈原名見離騷九歌謂芷為葯芷楚草也一名白芷一名澤

芬蜀與楚接壤而蜀產尤多然草之芳潔者何限而

獨取於葯者又喻檢束約敕之義此公所以葯命房

也公意若曰天地間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者禮

義束其心廉耻救其躬故明光俊偉正大洞達烺烺

炳炳如青天白日磊磊落落如高山大川師師儀儀

如瑞麟祥鳳嚴光李輩抱道懷德無營當世使人

油油翼翼歆慕不已千載下芬猶未沫與小人肆而

無忌憚頑而無羞惡溺深壞速然後泄泄沓沓甚虺

蜴蝮蟪之幽陰虺蝮毒惡幡幡音番捷捷貪槿花石

灰之榮利子雲允南伯玉諸人谷永亦字子雲譙周

陳子昂字伯玉上周末糞壤同腐識者為之喙唾曾嘔

受命頌以媚武后

矣猶喙之吐也人之為人而不別芳臭不辯清濁可

與不音也以公之識趣如此則公之律身可知已公

孝友如密李密信義如恇王恇誠直如輔孔道非但以政

事文學表表自見於世者襟懷光霽無一點宿生輩

酒而又沃以經傳芳潤故處樂如處約人不得以是

顛倒之軋坤回互岷峨愴悽浮家江南避統之封莊

粟日宋人并避統善為不龜手之藥者客買其支離之

食苻離不改度也苻離全其天受三苟活其孥而公嚼藟

壺方壺甫為八回首白雲浩然謝事昔人以官滿譬

熱行得清涼館况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無一可恨

者豈不菲菲兮其彌章龜鶴翁史祐陵目為八葉龜

皆蜀人祐陵公親擢乙科見可翁史坡老以師事之蜀

非無賢士大夫要非其極也公以學齋之嫡超詣諸

老之右萬卷卷逸坐不知年數於其將行賦長短句一

筇雙履吃了離支歸去離支即荔支司馬相如上林

然而離支不如葯也離支三日則色香味俱變苙未

嘗變而不芳也僕歛衽清芬有年矣因記葯房以為

公別公采馨香以遺所思否公名某少中大夫前興

化路總管僕則蕭四如居士黃淵也年月日大德閑
逢甲執徐也辰歲白露節旦

居安堂記

居安者吾友居之所居之堂之名也居之鐵庵先生
之世也承先緒如捧盈視浮榮不滿睫宜孤黃而緼
袍敗絮宜膏梁而脫粟寒菹以是為居安乎居之曰
貴者何軒冕為素有不知包周身之防吾就吾閑居
庶乎安富者謂金玉可長守不知非無賄之患吾散
吾積居庶乎安世故憂患來如疾風甚雨在彼者常
漂搖在我者常靜以俟其定時乎携琴觴問松菊燕

喜壽母樂爾妻孥此一安也時乎駕長舸並驚瀾與

漁爭隈延綠葦間此一安也時乎巾履徜徉對彌

明聯句

進士陳師服校書郎侯喜與衡山道士軒轅彌明指鑪中石鼎聯句

採松者

瀑解腰共飯此又一安也時乎蒲團曲几共遠公

入社

遠師結蓮社脩淨招淵

明曰許飲即往

青山白雲開遮自在此一安也萬事隨緣是安樂

法客共曰然雖若此險易之相尋也聚散之無定也

幽賞之未能遂其極也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尚有

大方之家數仞之墻長高深廣平闊無闕音藏脩時

時必有息遊息退時必正業惟意所適是中固非坐馳所

能止止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亦豈視
日而馳騫不息謂之坐馳止止集也
 為遠廬者所能托宿遠廬猶傳舍止可久處肯堂肯構嗣
 前人功出門如見大賓入虛如有人敬常勝急志常
 帥氣我常為主物常為客則安居也廣宅也余敢以
 是為居之勉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孟子
 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君子一也由易而進孟子之天居之安者渾然之
 本所居而安者粲然之用由孟子而進易之地居之
 安者至之之事所居而安者終之之事非所居而安
 奚居之安惟居之安故所居而安富貴行乎富貴貧

賤行乎貧賤患難行乎患難斯謂居易以俟命為子
 止孝為臣主忠然後東西南北不擇地而安予敢以
 是為居之勉雖若此相與居由乎詩書之府安處乎
 道德之奧豈可無孟獻子之友哉孟獻子有友五人
 皆無孟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而與之
 友則仁者助守義者助行智者助謀勇者助決使閒
 居不為不善宴安不懷耽毒又使賢子弟日見所未
 見聞所未聞來者弗納於邪庶幾稱斯堂之名之義
 余敢以是為居之勉雖若此時運之盛已隔天外文
 獻之遺猶在眼邊丁斯時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

日淒淒冬日烈烈升斯堂也思昔之遺我以安者今
如之何燕燕居息勿替引之也其為感詠深矣何如
居之曰願識斯語以俟他日居之名廣翁予則四如
居士黃善甫年月日則已卯丁丑

小孤山記

天叟知命之年外兄孤山處士記余韻鄉授使者曰
為我語天叟以孤山記見還諾之宿明年夏五孤山
又自以記來風月花鳥松篁泉石一一在眼携孫課
詩對客論文二三社翁乞火煮茗如畫入圖想吾孤
山杖屨相羊徜徉其間豈復更知有鹿事抑前此日舒

風薰居雖尋常之室食雖苟簡之田

老子曰食於苟簡之田苟簡易養也

註云且從其間故易養

古梅橫前老栢樹後雲穀春亭或釣或

弋或琴或歌或同鷄豚

韓愈云願為同社人鷄豚宴春秋

或持杯螯

車螯海蛤畢卓云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杯

睥睨天壤評裁古今藉有問

予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

二句李白詩

吾孤山不

失為幽人之貞龍蛇起陸天地反覆貴豈不仁視汝

蓬蒿踞高脊厚猶恐鎮厭音壓濺淚驚心何可賞識孤

雲縱海都無定出个青山入个山吾孤山雖有此不

樂也今水雲黑白霜樹青紅此和靖孤山嘉吾孤山之

景物猶前也吟中看山睡起引鶴孤山閒靜之趣吾孤山之閒

靜猶前也踈影橫斜暗香浮動孤山詠梅也吾孤山之

清淡猶前也非秦甲子有晉春秋孤山著吾孤山之

文之學又猶前也山叟寄藥野僧留詩孤山約吾孤

山之友之客又猶前也所居無古杭西湖之勝吾孤

山獨甘陳舊稿也之味其世非景德宗天聖之舊

吾孤山獨成嘯傲之趣和靖當景德天聖季孤山古杭

戶部蕭黃女墓附東於此可以言有道矣和靖千載人後來者

未能或之雙吾孤山與之並行清亦清乎哉高亦高

乎哉雖然前孤山易後孤山難心事數莖白髮生涯

一片青山和靖詩焉知此樂不自苦中間來乎俗人

不知吾孤山者叟知吾孤山者造廬有約當分孤山

一半張華崖見陳希夷對兄劇談且以記往記到童

子放鶴林逋常泛西湖有客至逋所童子延俟孤山

歸刻之石上曰黃淵作

一粟窩記

大化起伏陰陽錯置此二句冒人民草木澌澌泯泯

而農不廢一天下學士逃難解散而書不廢一隘巷

平林稷獨成人千載下為田家師此段應農始皇斧

六國肉老伏生竇氏抱遺經倚巖穴秦焚書至漢文

伏生老不能行口授晁錯二十八篇漢一再傳猶活

又向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山堂

此段應書不廢意 迺知人生定分不應餓死溝壑死兵革者

天與人俱不能殺而憂患風雨窮通寒暑正農者之

時也此總約上二意而未歸 進士方君芳年華月坎

壙音覽於時屋隘如因書富如京磨丹漬墨日田其間

暇日語余秦菁曰種一粟而千萬之粟滋吾以命吾

書窩庶生意兮方將四如居士幸印可居士曰一粒

之粟道何從來生於寅壯於午老於戌其蓄而弱也

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與扶堅好穎粟然後刈之盈

手春榆皴蹂然後米而藏之可易易得乎此應首 聖

而少壯老堅如仲尼十有五至于七十猶非一朝一

夕之故夫人焉可須臾不學此應首 深耕熟耨穰穰

在秋寒之落矣然而有稷有黍有禾有秬農視其穫

先視其播此言 人莫不讀書六經歟五穀也諸子百

家歟稊稗也此言書未 世有一輩人漫不省立身行

已大丈夫事日出小技驕穉朋儕文章滄海一粟爾

焉能名世此非讀 又有一輩人好利惡衰厭苦逐樂色

色隋無名種子中虛名浮利世界一粟耳何足介意

皆非讀書者此亦非讀書者故 吾家山谷嘗云吾輩

但勿令書種斷絕若夫成功則天居士試著轉語看

下何種百丈和尚作一頌之此三轉 某曰此真一粟

語又云請和尚代一轉語

窩記大歲巳卯土正月丙寅火十六甲子金書于種
讀所

劉氏厚堂記

劉氏厚堂成有年矣歲壬午吉月之陽朔吾友有實
始來謁記韻鄉老人黃淵曰古立厚爲屋宇從土宇
宙間最厚者莫如土故居中宮而生百昌古尚書說
呂氏春秋以土爲心心官天地府萬物故厚前千載
已往後千載未來人所傳者心耳世之論人子孫嘗
推本其父祖曰世德之積也書澤之深也說厚字以世德之積
書澤之深作骨下以傳人余謂父祖之有子孫不過

傳身子孫之肖父祖斯謂傳人傳身者一氣而屬同
體而壽傳人則心之廣大實似之父祖猶夏屋有傳
人則後弗棄其父祖猶喬木有傳人則枝葉類本根
忠信孝悌皆爲世德後之人亦必行忠言信入孝出
弟以培其厚否則陵矣仁義禮樂皆爲書澤後之人
亦必率仁由義立禮成樂以養其厚否則不肖矣雖
然傳人難事也伊之後一陟呂之後一伋曾之後惟
參與西孟之後惟軻上而世德之厚莫厚於周公其
從來非一朝一夕伯禽君陳於書僖公於詩差強人
意大而書澤之厚莫厚於孔聖廟食幾二千年鯉也

詩禮。伋也。中庸次則安國也。頴達也。傳疏間代迺始。一見俗日下無西周之文獻道日喪無沫泗之淵源。傳人抑又難難。建慶隆貴時萬石君尚無恙未再傳。而孝謹衰。慶為相時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太丘聲譽如雷公慙卿卿慙長。寔子紀為大鴻臚紀子群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慙云云。位益高名益下德溼於前而薄於後也。常孟至賢。一經始振。鄒魯少子為相殊又不及迺翁。常孟作詩仕自孟五世至賢賢號鄒魯大儒後為丞相致河汾。家世時傳中說勃名文章成就董董。謹耳耳學於昔者未深而今尤淺也。人又有言傳人非難天分良難。

便儂皎厲非進道之資碩大且儼斯載道之具望之。太山喬岳必廊廟人聽之黃鍾無間必禮樂器吾多之。應載道之具句言厚濯濯春柳類美少年飄飄遊雲類淺丈夫吾劣諸。資句言不厚昔退之叙北平王三世鸞鵠之停峙視龍虎之傑魁蘭芽之茁秀視竹梧之翠碧人物已有次第書澤世德又不與焉。余曰比目論非以心論德勝氣雖言呐不出口而稱為長者學變質雖容貌不能動人而人不敢輕其書色厲內荏者無德以將外澤內麓者無學以克資。稟政不足恃也。鑿造理之言讀之敏雅起敬劉名家福門有實雅子聞孫前微未沫。

音昧微

手澤猶存然德難嗣也細不矜太之累惟四

端可以廣心書難繼也術少差學之偏惟六經可以

養心兩漢而下不足學孔周而上不易學此二段又

道味自別余願有實之滋世德近如韓門之持國范氏之

淳夫馬家之公休然後謂之傳人又願有實之衍書

澤近如吏部朱之文公松太史昭本之成公中謙

謚忠獻張之宣公峻然後謂之傳人誰謂華山高

企其齊而且詔子孫孫子無斁有實號梅翁北山先

生嘗目之為良壻云文字如精金美玉長江大河誠

委成齋記

天叟記厚堂之明年有實更名希夷且命其息游之

室曰委成齋齋一榻且盥饋音悔即書已爐熏燕坐

徐呻咕音畢所視簡之文見學記少倦假寐覺又

繡架上之書矣往見聃之不許繡上二經以說性淡

泊未免與世闊踈客去亦睡客來亦睡知者不以為

簡時升沉所以卷舒由我是非一切斷絕日夢遊乎

無何知者不以為放叟曰委成二言於書奚自於義

何居委和委順宋人子休外篇語也有內外篇委和

委順乃外篇郭子玄曰明委結而自成耳成玄英曰

天地陰陽結聚和順之氣成汝身形性命委成之名

昉此乎人身藐然與天地通乾坤吾體坎離吾用坎
 精離氣坎泉離火以神運精與氣自然凝成內丹後
 漢伯陽故借爻象納甲之法以寓行持進退之候委
 成之義昉乎此莊北遊云身是天地之委形生是天
地之委和性命是天地之委順子孫
是天地之委蛻魏伯陽作參同契二有實曰唐儒孔
 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論作舟之意
 氏疏儒行記以委訓聚近世賈氏群經音辯以委訓
 隨聚一義也隨又一義也宇宙中間成者自成果孰
 為之又孰使之天地有時傾陷山川有時震墜日星
 有時隕蝕蒼狗浮雲浮雲如白衣滄海桑田古有此
斯須變蒼狗
 事氣運有泰有否世事有險有易人境有逆有順前

侯後瓜

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
滅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

朝耕暮相宵戚
飯牛

和歌牛角桓公

又有此事詳言之萬事萬理隨其自然約

言之強曰委成吾之委成意而子之乘成

意而子賢士也
乘成乘可成之

道冉相氏之隨成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冉相
氏古聖王居空以隨時時自成叟

又曰隨其自然為天理行其自然為人事天理通徹

人事棄置以栩栩然為夢

栩栩然為覺
喜親蘧蘧然為覺

謂汝夢亦夢汝覺亦覺有實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所以正形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所以長生

此六句廣
成子之言

出在宥篇無視三句言志視聽而自見開則神不
擾而形不邪無勞三句言任其自動故閑靜不天廣

成子之卧非卧也卧時工夫起時受用吾之委成如

廣成子然後可以言天叟又曰子舍伯陽而學子休
 乎有實曰學伯陽而不成則不運吾身自然之水火
 而術流於幻妄學子休而不成則不達五星自然之
 性命而談入於玄空亦非也吾全吾真吾養吾氣在
 我者存其自然在彼者隨其自然不必學伯陽不必
 學子休但學希夷先生斯可矣雜家小說多謂先生
 睡或半載數月近亦不止月餘不知真人無夢至人
 無睡東方未晞顛倒裳衣不容不歌枕看兒戲耳叟
 亟握手慎勿多言且打一覺睡抵別人三覺睡

讀書堂記

堂以讀書名何吾宗春臺居士至樂之所也堂祠文

公朱氏讀書二字公墨蹟也春之韶夏之薰冬之餘

居士課子若孫各治一經非城南燈火之陋韓文公送符讀

書城南有燈火有彭澤種讀之閑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既耕亦已種

時還讀我書異流俗矣雖然讀書二言昉於何昉乎魯論

書何書文籍既生以來豈無書乎唯詩書禮樂易春

秋耕桑之文所謂布帛之文粟菽之味者也行世杲杲人誰不讀所

讀者又何秦焚項炬漢儒補葺樂竟亡傳他非全書

傳註固不可無然亦難以盡信書存孔孔安國傳書五十八篇謂

之古文尚書蔡氏曰今禮守鄭漢末鄭玄傳小戴之禮守鄭學後以古經校之取

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易宗輔嗣王輔嗣註易上下詩主毛

鄭趙人毛萇善詩作古訓傳是為毛春秋惟優左杜

左丘明為春秋傳三十卷晉杜預抵牾半矣識諱雜

為經傳集解發明甚多古今稱之

之駑馬高遠者欲徑造不屑讀安卑近者止記誦苟焉

讀穿穴新奇者讀之僻勦說雷同者讀之雜皆非也

我思古人尚友千載魯中叟由志于學至不踰矩或

十五或十年自覺其進而人不知顏氏子初仰鑽瞻

忽中博文約禮終欲罷不能曾之至善自格知正心

誠意始思之明誠自學問思辯篤行入孟之聞知自

居安資深逢原來言言六經句句六經後乎此文六

集周邵程張之大成者也詩傳凡幾折衷本義最為

簡要經傳通解卷猶未完書止三篇與皇極辯春秋

不敢直下注脚於四書用功良多雖暮年猶屢刪改

惟山林之日長故學問之功深斯文之宰也止有斯

人居士喜讀文公書者然當循序致精居敬持志因

文公師賢聖因賢聖師六經虚心涵泳迺得自趣之

妙切已省察庶不當仁之讓書特陳迹耳雖然天下

未有無用之體亦未有無體之用講道撫世元非兩

事暮月之可孔今時之易孟聖賢正患不用用則臯

夔稷契伊傳周召擊壤云邵克夫欲為天下屠龍手

詩集

肯讀人間非聖書居士其印可余言余即記文峯書
堂者於居士為同姓伯仲遂筆而授之俾刻于堂之
左

還笏樓記

前民曹省吾葉君書樓藏諸峯間以還笏扁徵余記
一再余曰環樓皆山獨名笏何省吾曰笏山起於東
南環內而面斯樓也轟轟又山之傑然者古字假借
環還通用音亦相通故名余曰笏君家故物也取義
於還猶還羶之義與雖然古者以適公所執笏書思
對命備遺忘也大夫魚須士竹象魚須竹象皆笏名本制有

等差豈以此為龍光哉

古有龍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

壽疑龍光即此人

下之世歲時家宴積笏榻上

唐崔琳每

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臣主問答亦曰笏

余公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

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

今甘棠猶謂此家寶也

魏徵

五世孫暮對文宗曰維故笏在帝曰此笏乃今之甘棠

為子若孫而知寶之則

知得之難而守之又難策天子廷中進士第然後賜

笏通籍陞朝銀緋金紫然後以象易槐得之難如段

秀實

朱泚欲僭位段秀實以象笏擊泚流血被面

如顧少連

裴延齡方橫少連曰秀實

笏擊賊臣吾

如孔道輔

道輔為寧州推官真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奠拜

之道輔楊

然後無負此笏不者倒持手板汗流沾衣

桓温將移晉室王坦之欲於座害之坦之倒持云云豈不有辱此笏信夫守之

難難或曰還笏有固實乎曰昔有諫立昭儀叩頭還

笏帝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納置笏殿前曰還陛下笏丐歸田里芳名姱音

好節焜耀史冊守之矣若但以昔之得冀今之還此

特淺淺者誇詡庸孺耳一時富貴如槿如灰孔光張

禹輩不為三公邪省吾名崧甫文昌東石公之嗣東

石之學之行之節鄉前脩尚能言之正不以奮高科

登禁從為此笏榮也省吾學聖人學久處約而不移

長處樂而不淫亦不在笏之還未還也余語省吾酌

酒祝此山曰山亦有知日當料理又酌酒祝此笏曰

笏如有知勃然而起是為還笏樓記年月則大德丁

未孟陬音詠余名淵字天叟自號四如老人七十七

醉作此筆

孝節郭公祠堂記

天下前代名人遺跡不得毀折此至元十三年間令

甲也行臺楊監察某過莆廉訪商副使某案部俱諉

博士郭廷偉重建廼祖孝子坊祠此大德元禩年孟

冬二公所教屬也人世有新故民彝無今昔孝之原

情性關風俗如此聖上之宅天衷位人極以此君倡

臣和氣感機應興化厲賢鑠乎盛哉昔孝節公之葬

母夫人而廬于墓也亦曰母之於子也常裕子之於
 母也裕猶不裕子貢心喪其師冢傍築室尚未忍離
 况母喪未期乎瑞露降慈烏馴明神知之殊類知之
 公不知也若國子生若邑大夫若守師悉以氏名送
 官朝省知之公不知也公以失學生客于錢唐聞母喪徒跣歸一慟輒嘔血聚
土為墳廬其旁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表門閭傳國
集紹興十三年郡上其事表其閭閭
 史復其身及子孫天子知之史官知之公不知也是
 心何來事亡若存誠至慮一唯知有母耳今博士君
 之敬其五世祖也亦曰自高以上服簡情疎此陋儒
 耳目之學人而忘本非薄則誣小戴禮云顯揚先祖

所以崇孝况知而不傳君子所耻乎廼白府縣而禁

經踰相翔按周禮脩關氏有禁經踰者註云行不由正路此經字蓋經字之誤也廼謀

族尊而計徒庸功程陶埴楹陶作瓦器埴以爲器埴土陶人埴埴以爲器埴椽

也楹也扣囊共平聲事廢者興而華表如舊者新而堂

宇翬如像嚴貌古典刑如昨舟行者彌擢輿行者憑

式游者觀者皆顯者來下馬題詠鄉役於丁酉冬祭

落於戊戌春宮室始成祭之日又募司鑰者而屋之而穀之

脩理也俾勿壞是心亦非外至氣體之流通學問之肫

切自然而然而噫嘻孝節公之祠初不待記而顯然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如先生者後絕嗣前無鄰子孫

而不論撰先世之美何以勗後之人博士君之名亦
豈待記而重然精神氣貌議論風指有光慶冑家庭
愉悅洞洞屬屬前乎此迫從王事祇畏簡書朝望夕
思與雲俱至昉乎此有薦于朝辭牒歸養此豈慕人
爵以為親榮哉昔齊聘曾子輿為卿而不就曰吾父
老句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
子輿所以為孝博士君之學子輿之學者如之何不
書四如翁黃淵於是喜為公記且羨公之有聞孫也
公諱義重字處仁行義年則鄉先達艾軒老筆炯炯
此不書博士字景文滄邊其號前甲戌進士兩任清

漳儒學教授堂顏則儒學提舉吳濤書年月日則辛
丑子孟春初吉

仙遊縣學尊道堂記

莆邑三仙遊為壯邑舊廟學直縣南百步許學有尊

道堂世變風移講肆馬隊周續之與學生講禮加以
讐校所住公廡近於馬隊

過者喑喑至元丙戌邑長官雖構禮殿於講堂猶未

皇也大德壬寅秋文學掾方平釋菜云初鄭註云什
菜禮輕也

惟什蕝藻而已無牲牢幣帛凡始立學什奠先聖先
師及行事必以幣正義云天子出征反什奠于學以

訊識告注云什菜
奠帛禮先師也職思其憂亟謁之郡府佐孟某幕

掾孔某檄縣起廢慮材計庸揆日攻位是年冬也癸

卯春令尹王某來官官事事李贊府某又從史之逮
 良月輪奐美凡為間五楹廿有八深尺五十廣倍其
 三不侈不陋矜佩訢訢然曰是不可不記學者宿徵
 記於天叟黃仲元叟謹記曰夫子之道日月萬古著
 在人心不以有堂而後尊士而自尊其道是即尊夫
 子也與夫子並世者尊吾道獨子貢一人耳去夫子
 未遠者尊吾道獨孟氏一人耳為子貢且難難况孟
 氏乎升斯堂者如子貢與孟氏而後夫子之道尊不
 者武叔子禽之徒此堂得以移之夷之相辛之學此
 堂得以攻之雖然此為學子言也若夫宰百里者皆

以吾夫子學道之語而俾習弦歌此堂孰得而議之
 長庠序者皆如吾夫子學不厭而誨不倦此堂可得
 而譽之必如是而後夫子之道尊子曰尊五美斯可以
 從政矣宰百里者而記斯言又曰謙尊而光卑而不
 可踰長庠序者而記斯言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
 學為學者而記斯言庶無負昔人命堂之意堂類今
 孰書之僉事張公某也又孰立之郡侯史公某也令
 佐後期會先教化文學賢稱前文學前於永陽修泮
 水愜輿誦今敷茲邑獲上信友又起學宮學宮學之
 翁修起學俱可記年月日甲辰清明日
 宮於成都

莆田縣廟學聖像記

莆邑舊未有學儒隸郡博士弟子員逮學官成天地

輿新矣學左為廟廟者貌也先聖先師之所宴娛先

夫子先師類曾思孟娛音依漢安世樂神來宴娛類師古曰戲官吏師生朔望奠謁

春秋薦幣唯謹至元癸巳教諭高元子感夢之明月

始繪泗水侯右方三十五人于廡之右單父侯左方

之十五人于廡之左巳事舍萊頌禮威如按孔象唯

家廟小影為真聖曹亦曰先君生無須眉天下王侯

不以此損敬生並世者又曰脩上趨下末俚後耳老

子弟子出新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云視

謂背脊耳却近後漢成都學始有石刻席地跪坐唐開元像

先聖堂西東向先師則東北南向有神位而無像設

下之世雍泮都邑偶塑轉異美髯長髭未審奚據從

祀雖應禮圖歲深人古太史公亦謂鈞之未覩容貌

不知有子果似聖人子羽果狀甚惡子羔果長不盈

五尺不也然道貌天形非有縱目叩鼻四手八足之

怪但生知者為聖學知者為賢耳形狀末也心之誠

與洋乎如在心不誠與視而不見諸賢來於宋齊衛

陳蔡秦楚之邦與魯君子學道洙泗之上立問坐答

更唱迭和論語二十篇儒羹墻也遊斯廟者求諸心

莆田縣志卷之九

踐諸身有孝弟為仁崇德辯惑者不有三復白圭克

伐然欲不行者不有君子若人吾斯未能信者不有

行不由徑舍瑟詠歸者不皆本或教不先承不謹侗

好佚邇宵人非明正之徒為顛冥富貴相鹽以利者

勿入非表點之於旅語禮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

曰勿壯也孝弟者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

在此位也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施期稱道不亂

者不在亦魯薛之令弟子辭也儀禮古者賓主投壺

褻狎故令魯薛戒令之曰元子甫之良奧者當事自

當爾何敢以闕牢稟辭講堂齋廬門序甓礮音威俱

欲華好尚藉力於令長貳勗哉無斃月日不書

自得齋記

自得二言何始乎始於放勳命契之辭也然猶有待

於使然而後然也宇宙中間鳶飛魚躍蟲豸能天物

之所自得者也昭文於琴莊子曰有成與虧故昭氏

鼓琴也柴桑於酒籬見白衣送酒而喜謫仙於詩

李白號謫仙李陽冰曰太白多天仙之詞馳人之自

騁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而已得者也扁斲輪梓削鑲樂器形似夾痴癡累九又

精於伎者之自得也况有道者乎子思子無入而不

自得此以人事言也子車子深造欲其自得此以天

理言也天下無事外之理亦無理外之事素位而行

自得此以人事言也子車子深造欲其自得此以天

觸事而與理俱左右逢原理熟而隨事見由上下察而極於無聲無臭之至由根於心而形四體不言而喻之妙之二子者所得有自來矣進而求之子淵子其未得也仰瞻鑽忽既得則欲罷不能如有所立卓爾上而求之吾夫子生知而猶志學其未得也發憤忘食既得則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但簞瓢陋巷疏食飲水而寓自得哉前二子者之言自得趣固不淺一聖一賢之不言自得味猶深長自之為言由已而不屬乎人得之為言誠中而無待乎外晞聖與賢正未易易下之世元凱晉士耳其序左氏傳謂將

令學者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之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此豈惟讀左氏法凡讀六經四書皆然元凱惡足語此河東李侯以文獻之餘襲風聲之舊窮理之學常惺惺經世之志活潑潑蓋難與俗人言故命其書齋曰自得夫豈自得之名之贅記之又贅然不記則無以見左右逢原之天素位而行之地又無以見所樂者何於是濡筆記之余即記虛已遊世之堂者名氏與年月日不書

文妙絕今古
愈讀愈有味

虛已遊世之堂記

負嶠號李侯名所居堂曰虛已遊世余耄矣不及登
侯之門兒梓至自鐔津傳侯教曰歸語而翁為記數
語余答梓曰斯堂斯名合內外之道廓乎大哉虛已
者無為也遊世者無不為也已之所以虛者心心之
所以虛者道猶之水以虛而明須眉可燭猶之鏡以
虛而鑒肝膽亦見不知已之有我但見宰之者天已
之外皆人也已生於人世不能不與世接既與世接
不能皆靜而無動皆休而無作皆處而無出於是乎
時與之遊焉然是遊也非奔車之上非塵垢之外彼
為嬰兒此亦與之為嬰兒彼無町畦此亦與之無町

主為嬰兒喻無意無町畦喻無
日威儀皆謂其不小立圭角也

而是非不亂於心利

害不變於已未嘗為種種者役役者

好知之亂天下
舍夫種種之民

悅夫役雖人之合即天之合也孔子孟之道不行學鄭

列宋莊書者皆曰吾虛湛寥泊可以遊方之外不知
之二子所謂虛者有仁義無嗜欲不將不迎以道集

虛泰宇定而發天光

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
發者天光耳非人耀又不知

二子所謂遊者觀其所變非觀所見或出入六合九

州或縱觀江海山林順人而不失已莫非與天者遊

學是書者何嘗夢到莊列妙處侯無書不讀眇乎二

書亦造其微謂莊即列也養生主即虛已之道養生

間世皆人問世即遊世之方惟至人乃能遊世而不莊內篇避順人而不失已註本無我我唯虛已故能遊世雖遊世而實虛已故據莊何失焉書四言以扁斯堂反而求之易大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二子且反高閣梓其爲余謝侯之屬可則書於堂顏之左不者雖帳下兒勿與之讀劉州作書與孫策示禰正平日將使策帳下兒讀之邪使張子布讀之邪侯個名士弘字河東人前集賢侍讀學士今中大夫南劍路總管員嶠真逸其自號也歲至大戊申月孟冬癸亥日庚子望莆四如老人黃淵彥安七十八筆

篔簹音員谷記

莆之支邑曰游洋其西有山兩谷對峙俗號谷目境與人勝而陳氏族於斯西軒先生與老艾同一輩人邑庠祠之裔孫仲和名以節字屋後有竹一畝取文與可名竹之名自號篔簹谷兩爲儒祭酒今茲再調鄞江學正此豈足爲以節歟哉將之成告別於叟叟贈言曰竹之類三十九而名亦夥篔簹當其一也房千里竹室以氣爲主白樂天養竹以賢爲異然皆不如衛詩之興君子去之二千餘載想其人而不可見而竹亦無知音者晉賢之遊溺於酒流於虛於竹祗辱獨二仲房白差強人意又不可得而友矣唐賢詠竹最

多唯錦里翁淨香一聯最為絕唱杜少陵詩嚴鄭公

淨風吹竹之淨易吟也竹之香誰嗅哉大抵人生斯

世同流合污皆非豪傑之士唯特立獨行而拔乎流

俗然後可以對此君也王子猷曰何可孰不種竹而

比之以千戶侯陋矣史貨殖傳涓地千畝孰不愛竹

而比之以十萬丈夫鄙矣杜牧喚竹為軍坡仙云無

竹令人俗士俗不可醫簣谷非俗士也知谷者愛谷

者第以詞翰器之則俗矣竹惟淨故不俗以素衣而

染緇塵乎陸士衡詩句竹惟香故不俗不流芳而遺臭乎

其知竹者愛竹者當以此而觀簣谷谷家有留陰堂

西軒賦之稚子解褐斑斑有文絢王謝子弟生長見

聞霜雪習習不改其度美哉斯堂伯夷之築叟敢以

此贈君知谷者愛谷者如羊裘則持以出客蔣元卿

中開三延有羊仲裘仲者不音否則不顧主人而去時

屠維也作噩也西歲余月芒種日韻鄉七十九翁黃彥

安記叙竹以淨香二字作骨以知谷愛谷

昭武危西仲寄傲軒記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此避俗翁飲酒五言也嘯傲東

軒下聊復得此生此避俗翁飲酒五言也避俗翁謂

雲四言飲酒五言皆東軒翁疇昔琴書之所故時時

陶詩東坡嘗和之

寄傲於其間翁之寄以天翁之傲以天倚南牕以寄
 傲審容膝之易安此又翁歸去來兮第一章也不知
 翁者賞識其文知翁者以退為高無有解翁韻者
 翁辭三章俱寄傲者也停雲四言乎哉飲酒伍言乎
 哉此翁曾中度世於道悟入悟入神閑意遠邈出宇
 宙未可與俗人言坡老和翁四言五言風味大畧相
 似及和翁辭自許為翁後身畢竟道着翁意落在何
 處此十字為一句後來坡以寄傲為軒翁千載人坡亦百世
 士也坡去翁幾何年叟去坡又幾何年揭天地以趨
 新負山岳而舍故宦于東嘉之歲叟以歸去來為幸

活于環泉之歲叟以得此生為幸門無舊雨之車時
 誦停雲之句新吾大殊故吾六字一句以新故為字眼寄傲之樂

無有乎爾後十年丁亥客至自樵曰族危氏不遠徵

記於天叟黃淵叟問所以記何日記寄傲軒軒以寄

傲名何曰先世聞家也今猶鐵鑪步擊川福地也今

非小桃源矣禽戀舊林魚思故淵人兮能無情乎背

山面溪架樓敞軒畧容卧起煙雲獻狀風月入懷差

侑觴詠樵漁寄此生不是傲當時叟曰子不誦避俗

翁語乎寄非如子休所謂軒冕物之倘來寄也子休

篇云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來寄也傲非如退之所謂既傲翰林又性

傲相國也亦非視世直逆旅與夫林泉人物草木蟲
魚託興以為寄亦非離人立於獨與夫談諧雜俗醒
醉相笑以為傲倘解翁韻唯我與爾或忱唐虞上或
問魯中叟或結耦沮溺或多謝綺角子之寄此翁之
寄或稱葛天民或乘藍輿入州或與田父飲或掉頭
遠公社子之傲此翁之傲或仕則求吏不為嫌或隱
則解綬不為矯或無則扣門而謁食或有則雞黍以
迎客子之寄傲此翁之寄傲雖然子車馬有行色韻
處恐落翁後有兄可友有親可娛有田可粟有溪可
漁有軒可吟有案可書在世無須言息其廬庶幾樂

此翁之樂歟不爾畏途馳狂歸路夢迷子身客寄乎
東西何時傲笑乎山溪迺記翁語以壯客歸客名公
鎮字西仲鄉貢郎南仲之季在軒黃君之後也叙事
精密

清妙詞約而理
奧讀者宜玩索

命隱室記

命隱室何處士林君讀書所也隱之名多矣其上聖

隱其次賢隱談隱斯為下

楊子雲曰聖言聖行不達
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

不達其時賢人隱也談言
談行不達其時談者隱也

不耀天隱未及於聖文中

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
通矣子光字不耀王通時人

季齋名隱殆庶乎賢

或問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英字季
齋明經書推步順帝徵不出隱壺山不求名曼倩東

朔人隱談者之流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非天非

名非人而以命隱蓋不怨天不尤人而不求名之人

也之人也伯休邪韓康字伯休漢桓時人采藥於長安市口不二價君平

邪漢嚴君平隱於城都以下為業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開肆下簾講老子伯休隱於醫

君平隱於卜隱於醫者活人隱於卜者知天然然而二

子者不可得兼援引隱事類鑿昔有河汾隱者以銅

川夫人好藥始著方以芮城府君好陰陽始著曆銅

人與夫人通之母芮城府君儒固無不通也之人也殆若

容易視色而名不出家視毫毛而名不出門魏文侯

秦民淳于氏不與日者龜策傳接或者疑之過矣三

命是律五星是曆律曆猶可談也人為萬物靈雖天

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人能測之律造於伶倫

曆造於容成甲子始於大撓星筭專於師曠迨軌革

之書出管輅字光明漢魏時人善占術軌革之書乃其所著也前千萬年之已

往後千萬年之方來興廢盛衰治亂禍福皆於此乎

占凡人初生年月日辰生勝衰旺窮通壽夭亦於此

乎推太史公至軌革數段專為命字立論此謂有耶與林處士室占地步作文不可無此意謂有耶

未必有謂無耶非果無聖人不言命賢者安乎命人

曰長兄視色而名不出家仲尼視毫毛而名不出門今有斯人乎否太史公傳

秦民淳于氏不與日者龜策傳接或者疑之過矣三

命是律五星是曆律曆猶可談也人為萬物靈雖天

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人能測之律造於伶倫

曆造於容成甲子始於大撓星筭專於師曠迨軌革

不能皆聖賢也然後決於命惟決於命召之在前命

之在後斯自取爾善言命者莫如易澤水困君子以

致命遂志水在澤下坳堂爾所以困君子居之

也莊云覆杯水於坳堂之上芥為之舟以莫之致者聽之命以所得為

者遂其志不恐懼於險難不隕獲於窮厄從吾所好

而已故困而不失其所亨此吾處士名其室曰命隱

之意引易以下總結本文命隱之意闡開變化自是機軸記著誰韻鄉老人黃

天叟淵也年月日不記

灌畦記

州東行不百步有進士家曰歐陽氏治其書室榜曰

灌畦蓋當家事也來速子記凡四月餘眠即視畦之

齋縱橫一席地經史筆研外無敗意物說畦之齋畦之所

廣四尋有半深半說畦之地畦之蔬早韭晚菘可菹可湘

說蔬或問菜味周顛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菹菜為菹湘烹也畦之花春蘭秋菊可

佩可觴說花夫婦持甕出汲老奚僕名剖竹走泉稚子掬

水弄月說灌畦可入圖畫客時外來酒三行嗅花而去

斯人也而有斯樂也結上數段然吾聞勺水濡沫不如其

澤之流澍音澍機春潺湲不如天瓢之滴瀝人力所至

不及則渴過則濂音粘也不如空中揮洒無有踈密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天有時以生陽一墟而萬物有時以殺陰一吸而萬物

殺日出杲杲時田汚萊民菜色一草一木亦為焦卷

枯槁天有時至枯槁句賜也桔槔子貢告洋陰丈人

後輕挈水若俯仰隨人幾何膏潤枯槔下二句說桔

甫也連筒杜詩云連筒灌水園甫少貧客吳南北羈

遊不皇寓息連筒下二句說連樂乎不也春膏脉脉

堯之壤周之野惟天惟條實苞實茂東阡西陌件件

生意奚獨此畦之人之蔬之花十字為主人適音然曰

斯時也富者園池不復守貧者置圃儲冀無所吾灌

吾畦猶有葱肆可業一段口僧珍出身甚微以敗葱

日汝等自有常分但當有饑未及交者有致書五只乘

薤者五只灌吾畦猶有菜根可咬二段夏屋渠渠壞垣納

車汚敗縻毀吾灌吾畦有馬逸踐吾葵否三段魯漆

日昔有客馬逸踐吾井邑聚落日暮吏來叫囂隳突

吾灌吾畦有催租人敗吾菊否四段天公憤憤殊不可

曉吾致五另無妨吾畦此四句結余對以易坎陽一陰二

為雲為雨此二句說坎雷與雲薄於卦為屯天造草

昧此一時也此四句說雨與雷交於卦為解甲者皆

折此一時也此四句說屯必解天之道子之畦吾將

賀姑少侯灌此畦者臣夫名梓記此畦者四如居士

愚丘記

愚號也丘姓也姓同而號獨也愚之號類君子而非

君子問何以故醉與狂與假混沌與學嬰兒與丘曰

不然巧不如拙語不如默明不如晦詐不如直人軒

軒也我落落人役役叩舒舒人躑躑叩種種人晏晏

叩劬劬種種謹愨兒淳厚也役寧為舌不為齒舌柔齒剛

老子曰齒寧為萬不為規萬方規負考工記曰寧為

鹿不為馬鹿是馬非秦書記寧為龜不為犧龜犧論

子吾為號吾曰愚也宜萬夫九鼎深巷四科司空城

旦極枯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坐日滿役使司空時

吾誦仲尼居劔士語難中言不流積於胃時吾作衷

氏吟莊子曰鄭人緩也呻吟表氏之杖折委笄時吾

衣魯逢掖青衿顛顛時吾為漢博士生匪為匪鮪于

天于淵未離人世有此倒顛吾而號吾曰愚也宜蹉

跎陶唐鞭撻日月推數步曆吾不如西州智士前漢方

闕多智善推算曆數班固妙術通玄吾不如竺國澄

贊曰曆數則唐都洛下闕妙術通玄吾不如竺國澄

公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神呪能使鬼神

取鉢盛水燒香呪之撲著布卦吾不如河東關生

須臾鉢中生青蓮花撲著布卦吾不如河東關生

斷於是撰著布卦遇夫之革嘆曰請命著卦以百年為

傳改命至甲申二十四經世觀物吾不如伊川丈人

一燈萬卷盲人觀棋縱浪大化喜懼不知吾而號吾

曰愚也宜嗟嗟乎生之後不如生之初迺暇豫之吾

吾不遽蔭而戚施蔭蔭編竹為困不能俯喻龜背者陳氏

之態日好奉承似之之甘擁腫之與居擁腫無知太行王屋奔車

覆車自鞭古心庶歸夷塗惟愚故道可載與俱然而

通國靳儒不孰何予此吾所以專承曰愚叟試諧語

昔有愚夫十襲石以為寶冕玄服以出客客見之而

盧胡揜口而主人猶忘為石十襲以帛十重封之荀

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

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實匱客見之俛而揜口笑曰此

燕石也與瓦甃等主子之愚毋若宋人然雖然叟懼

其不果愚也贈弋上爵羅下張而在下兮見楚辭措

自衛也木石居鹿豕遊離人立獨群吠所怪或亦難

乎休陰息影也昔芳草今蕭艾芳草比君子賤賢者

齊與平也言民變俱俗流或不得以脩吾初服也前講

肆後馬隊比周續之與學生祖企謝景夷二人在城呌

耳搔心怵迫西東或何暇而歸尋舊書也子之於愚

且喜且笑竊不自料吾言而中悔前轍之不遂倘常

度而遽改楚辭曰面規矩愚不辱子子能辱愚柰何

乎丘雖然危詩不云乎弟子勉學天不忘聖人共手

荀卿所作卿既為蘭陵令客有說春申君曰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為君危之荀子去之趙既又

謂法重心駭室交徧謫詩悉人交徧謫責也

齊與平也言民變俱俗流或不得以脩吾初服也前講肆後馬隊比周續之與學生祖企謝景夷二人在城

度而遽改楚辭曰面規矩愚不辱子子能辱愚柰何乎丘雖然危詩不云乎弟子勉學天不忘聖人共手

荀卿所作卿既為蘭陵令客有說春申君曰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為君危之荀子去之趙既又

荀卿所作卿既為蘭陵令客有說春申君曰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為君危之荀子去之趙既又

荀卿所作卿既為蘭陵令客有說春申君曰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為君危之荀子去之趙既又

使人請之荀子時幾將辯信子母以愚為疑叟尚能不還而遺之賦

為子歌之丘名某字臣甫莆良士叟無名族故與歲

月日不記

愚丘之號不過如昔人稱短李迂辛耳李紳短形能詩辛太

丘性迂嗜酒記者類於丘姓辭費且用回甯柳子為故

實然回之愚著一如字似然似不然甯之愚著一

則字時然而後然柳之愚其然豈其然叟此作上

不及回中不及甯下不及柳不欲屋下架屋也客

有問丘請代叟對如前云云

二友亭記

亭名二友何主人志也賓曰孟獻子之友樂正襄牧

仲與李元禮之友荀淑陳寔與主人曰非也賓敢問

主人曰木植物也木之有心者莫如松可冬可夏李

與陳荀為交友同許州襄城人仲尼曰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木之有節者

莫如竹宜風宜雪二陶愛松而不愛竹二陶元亮有

景愛松声庭院皆植松二仲喜竹而不喜松二仲羊俱有其一

而遺其一杜陵野老東西南北所至誅茅覓松分竹

淨香一聯人道不到千年老意相期華皓成都若非

故居來往往來入門而四松在步蹠而萬竹踈竒可

知已吾守蕭容莆第之左小亭踈明僅墨尺許牕之

北松參參音纖木而有挂明堂之規符載論松根植

可以柱明左右鄉竹叟叟音尺而可等封君之榮封

榮即千吾朝夕斯坐卧斯二美合并如宿素交吾是

以名吾亭賓曰淇奧綠竹衛人以興武公時公九十

有五德盛善至民不能忘徂徠之松魯邦以美僖侯

祝侯黃髮兒齒何以使人稱願如此雖然俱一也而

非二也我主人心立獨故畸於人侔於天節高世故

貴不淫賤不移可冠劔而廷議可兵甲而環侍或處

或逸或公或相無適而不與二友俱魯衛風斯下矣

昔左史李公牧廬陵日手植松竹堂扁二友命郡人

胡澹庵記之我主人政成化舒不減左史賓退士豈

庵前一輩主人有命賓安敢辭遂筆答問為斯亭記

主人族信氏名世昌號中隱東平人莆州尊也賓謂

誰四如老叟黃淵也主人韻二友韻老叟亦韻此豈

可與俗子道年月日至元甲午孟夏戊子也至元日

意足亭記

天叟每誦司馬公花庵獨坐詩荒園才一畝意足已

為多語兒孫曰意足二言可命吾亭第不窺園三十

載非舊種讀時也異日叟訪友人德輔林兄開樽延

坐亭上亭之前架蒲萄小盆池三植以菡萏級石為

臺臺之上與左右山皆奇石也有海棠南天竹有茶
 柳月季花亭之後架茶藤東西則木香刺紅而那悉
 茗四繚其旁蘭松雜花百餘本竹與拒霜又在亭之
 南它果木不登數雖不丘壑如隱薜蘿吾德輔可以
 適意矣德輔曰斯亭名何亭為吾擇今名名之叟遂
 命曰意足德輔曰曷謂之足叟曰士或以功名為足
 而未免浪泊之歎悔或以衣食為足而不知郭墻之
 羞訕或以林泉為足而又貽北山之嘲謝北山禪主作
以譏謂周顯假隱之三者皆未知所謂足也德輔非汲汲於
 青紫印綬者非區區於肥甘輕暖者又非枯槁於飡

霞煮石者坐斯亭也四時靜佳眾芳暄妍山石之齒
 醅萃音草木之葱蒨迎風揖月課兒觴客洒然無累於
 外而克然有得於中此不為足又奚足德輔又曰余
 深顧長慮而冀永年子孫孫子勿替引之斯亭若不
 得天叟記於顏間豈得方之東池之勝叟道縮然對
 柴桑翁柴桑靖節所居村名不云乎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於是欣欣落筆德輔名某唐忠義蘊之裔孫望族也
 亭在少府聽鞞事之左世美堂之右廣深各六丈有
 奇繇大德初迄甲辰冬始完天叟則四如老人黃仲
 元是日曷日日南至孝經說冬至有三義一曰陰極
之至二曰陽氣始至三曰行南至

萬竹胡希道見思堂記

歲甲申夏六月苗黃淵天叟異姓兄可山陳文翁客
溫陵胡希道所以書抵叟吾主人文雅醞藉美無
可揀吾里如心陳公奇貴之今為相國尊客所居有
玉槩萬千株玉槩也東坡云堂顏見思字美尺言扁字大也
日坐其下使意也消願屬叟記其秋句叟愛友平山
姚勉至自泉申主人之辭曰天地間何物最韻曰抱
節君晉士雅愛此君自子猷諸賢始晉王徽之字子猷寄居空宅中
便令一種竹嘯詠日無此君然其弊也不恭後三百年唐詞人
俱喜吟詠少陵淨香一聯卻退餘子然未免求於聲

色臭味間香山老坐東亭

香山老白居易也香山有九老會

以人觀

物不以物觀物是時年壯氣銳猶以遭不遭為幸不

幸泊居洛第靜對寒碧吟醉醉吟浮雲富貴美退省此老平

生初以直道爭安危中不附離權勢終完節自高異

日想像四等人物今皆歷歷踐言元微之劉夢得視

之願此微之始峭直欲立名中見斥喪所守附宦貴

文多中傷士類憲宗嗣位坐貶朗州久召還作詩譏

忿當路出指州後又召還作詩詆權近聞者益薄之

益怨望晚年雖然此猶唐士句奮百世上風百世下

者誰句衛武公之詩三句賓筵詩壁言如新篁句得時

張王勢欲騰騫懿戒詩又如脩林句禁持風雨猶欠

料簡淇與詩則如遠根宿榦聲陽質亮老歲月飽雪

霜此詩言竹之美如此然後以美君子瞻瞻句嚮慕

之切猗猗句盛美之極詩人工於興物如此君子成

德之名不可諉不能忘之至詩人深於愛賢如此此

段說詩人以竹稱美衛武公約後來者子曾子猶好

他人不好余十四五時有晉士馮子之雅而無晉士

之弊年強仕慕香山伯居之節而得香山之趣今者

老誦武公之詩則師武公之德叟吾同甲又同好敢

温前請叟讀已道然曰此人有此韻煩吾兩山可山

問信希道叟號韻鄉有圃種讀歲寒老伴數竿自足

彼美丈夫盈庭鸞鵠誰與戶外羊求解見隣卜人各

天方娟娟在日彼心我心我竹彼竹晉風流迂唐文

章俗大學典刑老成淇與鶴鳴子和君倡余讀努力

華皓元身圭玉幽人之貞大過之獨黨印斯言持扣

九曲兩山曰是即見思堂記當為叟報希道龕于壁

此文始王子猷中白樂天終衛武公立三柱以形容

愛竹之意復以自已愛竹轉應三事未又諷詠以足

其意拈曲起伏宛轉

不窮讀之當具一眼

劉氏復本堂記

劉氏之堂以復本名何用簡名復乃祖知本名之舊

也人生乎祖一念之復祖其相去而子孫孫子書澤

演迤方將未艾堂之東西有亭各二浩浩者養本
 然之氣怡怡者全一本之貞小小者心誠以事
 本初之元悠悠者力久以克本體之實由身及家
 事天如親是本也根於方寸溥之萬有鉅無不包細
 無或遺邇而無間遠而不測其中庸所謂大本者乎
 雖然談何易易惟學問可以配浩浩惟孝友可以樂
 怡怡惟嚴恭可以翼小小惟純一可以致悠悠談何
 易易雖然在易之復初九一爻為德之本造化由是
 復元氣之初人心由是復真性之初進而上之二臨
 三泰皆初爻所生也天運復則人事復則君子之朋

亦復而亨矣君子之亨則劉氏聲名赫奕又象乃祖

可以為斯堂之光余記舊年後村舊為劉丞相第桃街舊為陳僕

射相頡頏時二老壽俱八袞之上城市陵谷之後禁

從家聲空有鐵爐步之名鐵爐步見韓文蓋傷地改而名存也實重鳥

衣巷之歎此嘆後村之零落也鳥衣巷王謝盛時故宅惟桃街堂宇浩浩

兒孫怡怡跼音局天躋音脊地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躋畏

心小小課子讀書尊禮賢士未嘗付吾道於悠悠以

家觀家復劉氏者其在使用簡平落筆至此感慨亦當

何如至大庚戌小雪後記至大元武宗皇帝號

尹氏萃貞堂後記

尹氏鄭圃地名官族也良臣彥士也萃貞堂尹氏先塋

孝享之地也名斯堂記斯堂者誰西疇楚人施某名堂

安慶郡博士謝某記也此復記何情無窮文亦無窮

也然則堂所以命萃貞者於義何曰萃之義一貞之

義四萃者聚也人之身父祖之身也陰精陽神二氣

之聚斯為人若父若祖魂升魄降氣之變則散矣散

者曷使之聚於是祠之至此釋萃字之義有其心信於禮無

一毫而不中斯之謂正祭不欲數去聲又不欲疏春雨

而休惕秋霜而悽愴或朔望或薦新以時思之斯之

謂常天地有升降而貞者常觀日月有盈虧而貞者

常明人世有新故而貞者常一夫如是然後可以言

固此三段解釋貞字四義不者視時汚隆為已敬簡優愾之心

何自而生優愾也愾太息也豈先民報本反始之義哉亦豈尹

氏翁季所望於來昆雲仍哉來者玄孫之子昆者來孫之子仍者昆孫之子

雲者仍孫之子或曰萃之繇即爻字為有天下者設尹氏名斯

堂何曰易不可為典要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

用學者有學者用公卿大夫士農工賈隨所用而用

之斯堂獨不可以萃貞名乎遂濡毫而記其義於後

若夫尹氏之家乘堂之年月此不書是記也莆四如

老人黃淵彥安七十九筆此題典重平實當作時義文章看

東林書房記

叟曩客樵川富沙匯江芝山瑞安時傾囊置書歸里
 朱墨校讎唯謹丙子戊寅間兵蹂其半次盜藏其半然
 後歎藏書之難廿餘年來新進小生以科舉不行而
 輟讀與刀筆相從事者不暇讀吟風月以為工者又
 他讀間知課兒燈火尋行數墨而不知其所以讀叟
 雖未離清淨業然聰明不及中年開卷如生掩卷旋
 忘迺又歎讀書之難或喜推訂訛缺穿穴叢瑣騁韶
 妍釣聲譽而斷木不勝任製錦不中度不為行河之
 禹貢則為理財之周官惟讀錯故用錯叟髮種種不

諧於時益重歎用書之難噫嘻藏而不善讀猶不藏
 也讀而不善用猶不讀也三山讞掾汪君學仕俱優

有房皮

音界

書萬卷朝夕徜徉其間慨然忻感今古

介博士涂

音塗

君囑叟記數語叟喜君之善藏又善

讀且善用也故以其所感歎樂為君道之前代元夫

鉅宅三事者

書任人準夫牧也

惟受用論語一句兩

句用書正不在多此語又惟東塾領會幸勿他客見

曰我輩學問止論語汪君名某新安人叟謂誰甫四

如老人黃淵字天叟記已授涂君復之俾留東塾壁

間以為吾兒異日邂逅一笑話柄

魚我亭記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物物皆我性分之所有也
 以物觀物則物自物以道觀物則物即我魚雖天地
 間物眇然小哉而大易之信可及中孚彖曰中庸之
 至可察在淵或渚則知理之無定在潛伏孔昭則又
 獨之所當謹孰謂我自我而魚自魚莊惠二子亦豪
 快士惠曰子安知魚之樂莊曰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惠固辯矣莊未為真知魚
 上見儵魚出遊二人問答其設為吾夫子之言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然
 不過謂魚與人各自足而相忘耳聖賢之學不然東

楚汪君穿池養魚蓋悟詩易中庸之理而非惠莊灑
 落玄虛之誇但此我與我道而我難與俗言叟與楚
 俱不相知以道觀我則楚同乎我而非異乎我獨魚
 我之謂我而非我之謂我乎彼魚也獨庾氏之魚而
 非辛氏之魚乎庾氏穴池養魚以木為欄登之者
 出辛氏堂不投餌但聞策策之聲魚亦出是庾氏之
 魚可名堂堂辛氏之魚可名策策出宋齊丘化書
 遂筆以授魚我楚寄聲曰賢者亦樂此乎叟又復曰
 儻與我共我將魚我從而聽叟即記東楚書房者年
 月不書

南劍路新社稷壇記

河東李侯以前集賢侍讀學士中大夫守南劍路總
 管府政成之明年喜溪山之如昨慨社稷之弗稱與
 侯之造初故切倅也左傳僖子使平蘧氏之造程侯謀撤而新之程姓
 亦願庀其事計徒於巳酉某月訖役於某月某日壇
 在郡西山之麓面勢址墳丈尺崇殺去聲齋廬門垣一
 如禮法左右掖則公風雨雷而壇之尊祀典重農事
 也侯寓書徵莆黃淵記淵敬記曰社稷之示平聲各一
 而所配之神亦各一社與稷若二而實一也百昌皆
 生於土而土爰稼穡於穀為重穀非土不長土無穀
 則耗故稷與社等祭社必祭稷風雷天之號令雨其

水澤也土非雷風奚其動奚其散穀非雨奚其潤奚
 其化歲之上下係焉叙社稷與風雷雨相需通祀之意非木學可到於是郡

國得以通祭祭于北墉答陰義也祭日惟戊用剛辰
 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土穀得冲和之氣然後由貞
 而元亨利也竊嘗怪下之世春秋祭外陰陽之或診
 雨暘之不時高士泥閉縱之術齊民信巫覡之禱於
 社稷漫不省至謂箕畢之不神百里之不足震驚箕其

星畢雨星百里震驚吁陋矣農所依者二侯二侯所

依者神土穀之神與天同功而能召風雷上雨澤者
 也不此神之告若何彌水旱順豐年哉我二侯之仁

於民敬於神神亦體二侯之意不疚爾農且庶于民
 田更野叟樂歲終身飽雖神之賜亦二侯之賜也而
 今而後語僚屬府史曰予二侯者非干譽以徼福也
 為爾後之人後之人絲上逮下以和召和庶證音咸
 若萬分一潦若早有謁從欲非瀆非僭勿怠勿壞李
 侯名個自號負嶠直逸程侯名文沆號西樓南劔總
 管府判官淵號四如老叟年月日至大二年立冬乙
 巳

將樂縣桃源橋記

將樂南劔路支邑也邑十里南曰桃源溪古渡也溪

有橋汀廣午道也東西行者利之歲異月殊水磯橫
 斷並溪之民或塗以茅皮音皮以木繩以笮音昨夏潦
 秋霖茅朽木蠹笮亦解坼音拆涉者病焉今總管李侯
 王弘始下車惻然曰橋梁不脩誰之過諉邑簿徐某
 前廣德路同知吳某董其事堂禮覺德首受役要繇是
 善勝金明皆僧名等有輸財者捐粟者助工庸者系石
 為址音情器而方之醜渠為洪導而四之不低不祚架梁
 其上左右堦音梗丈六十有咫環築以石直欄橫檻崇麗
 堅緻輿者行者如行九遠靡楮一萬萬餘而民不以
 為苦且勞句興役於大德丁未十月竣事於至大戊

黃四女集卷壹
言
申七月祭飲之日仕於此邑者邑之已任未仕者田
更野叟共祝橋壽余於是賀此橋之遭也不可不記
記已賦以詩曰

穹壤間水有利有害其害橫流其利沃漑川陂澤
梁關國之政昔人以此覘陳議鄭仁哉我侯說以
使民相厥桃源通旅敬賓水既昏星也正土功乃興
梁空以行不夙而成鎮蛟龍淵跨鼇背上天造地
設蓬瀛蕩蕩萬口一詞我侯之德侯曰當然牧守
之職旄倪祝侯如傳植音音者魚音者濟彼巨川舟之楫之誰
能詩乎沫漢以歌俾侯黃耆等橋之高

聖鑿順濟祖廟新建蕃釐殿記

妃號累封前此有年矣宇宙趨新

真人啓運祀秩百禮命申一再護國者功庇民者德
明著則神之誠不可掩也盛矣哉聖鑿廟幾三百禩
歲月老正殿陋李君清叔承先志敬神揄龜筮卿士
庶民協從繇寢及殿易而新之鳩工於大德己亥祭
落於癸卯臘月五六年間始克就難矣哉按舊記妃
族林氏湄州故家有祠即姑射神人之處子也泉南
楚越淮淅川峽海島在在奉嘗即補陁大士之千億
化身也而莆聖鑿實源廟之祖墩以聖命之何妃馮

浮槎現祥光徧夢於墩之父老遂祠之賜順濟始於
何時妃護夕郎路公允迪使高麗舟國使李公奎振請
于朝也廟前曰殿半以後曰寢乙殿居甲丙間建於
何年自制幹李公富奉妃像正位序始殿曷名蕃釐
地示音稱媪釐者福也百順故蕃筆則法從音陳公
謹立則李令尹茹存舊也殿之木焉須妃陰隲民之
精爽不貳者曰山之西有木鉅甚工師求之果如神
言盡售其材以歸殿之費焉出四方之善信樂施音
也殿之役誰助教役屬功則鄉之寓士者晷奔走疏
附則里之千夫百夫長也雖人也亦神使之也始者

乘槎而宴娛於斯今茲指木而輪奐於斯吁異矣哉
或曰神妙萬物御風乘雲變化無方奚必留瓊館於
人間曰不然妃猶日也日必有次妃猶星也星必有
舍他所謂神者以死生禍福驚動人唯妃生人福人
未嘗以死與禍恐之故人人事妃愛敬如母中心鄉
向之然後於廟饗之廟言貌也其求諸神於彼乎於
此乎迺有寢有殿有正殿神之報乎人猶親之愛其
子孫故是饗是宜穀我士女降福而亦穰簡此殿之
所以扁蕃釐於是大書特書若夫妃禦大菑捍大患
應在祀典此不書清叔廉靜謙和而老於事廟東湄

嶼移星轉漢有識者已亦不書前殿觀瞻未稱清
 叔有志竟成將不一書某甲午冬嘗夢妃以記相
 諉忽焉十載而李君清奉妃之命來不敢以老醜辭
 故墨筆以印前夢書既系以詩曰穆穆天子前
 聖後聖上昭下漏靡神弗敬灑澤龍宮河圖輝映蒲
 僻海取臚歡拜命其赫赫公家有齊季女生也賢哲
 嶽鍾瀆聚歿也神靈雲飛電吐不識不知自成功所
 其天回地游否泰消息殷墟周京化為黍麥大哉乾
 元坤順合德斯廟眈眈千年血食其福地仙居珠簾
 玉坐帝子天孫容衛右左木從西來神受人造駸駸

音四嶼方壺翠隴其春秋歲時謁款穰穰上迎兮
 何送兮何往神而宇之其中勿蠱忽聽爾六祝去嘏爾景
 貺其五

張天師正殿記

昔有船訪蓬萊日候神人見跡甚巨漢武發船遣公
人卿言夜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喜以為仙者又有老
不見見其跡甚巨類禽獸云
 翁拆葉為舟與客泛渭登旬抵家者陳季卿十年不
山翁折竹葉置囊瀛渭水中卿謂無邪載之史及
見一舟甚大登舟旬餘至江南
 他書謂有邪知者蓋未盡信孰有駕鐵舸留靈跡如
 我仙師與平師以仙名分形散景通神變化豈塵凡

所能測識舸雖火音騰為虬為龍而步嶸留石可尺二
 許甚彰彰也易溪流而平崗驅黎民於境上農祈穀
 麥而雨應商禱颯檣而風若盜賊不作音藹不生此
 又有功於民者捍災禦患於祀典宜師之廟福清州
 峯頭玉蟾山之左始創於天禧初重構於治平三前
 殿則首事於紹興二其賜額昭靈則又八禩也師之
 錫號保禧熙寧之十進封妙應顯祐惠應妙濟福順
 皆紹興三十年以後淳祐德祐間也記是宮者進士
 陳良宦族黃頴榮也然前記謂按圖史而無所載未
 知何許時人後記書師之諱曰存或有所考與平抑

以疑傳疑遂信而徵與平音嘗聞翊聖真君降言於守
 真之子汝父遭逢於吾故令子孫受福正一真人亦
 逢聖代得道之後世世不絕竊意師非翊聖之裔即
 正一二三代諸孫行枕音故親傳秘訣與道合真乘
 雲御風其來勃勃拂音其去縹縹入鐵透鐵入石透石
 有如飛鳴偶留指爪夫豈凝滯於物以人間冕服宮
 室為戀哉雖然此一福地與他葆祠不同黨非後寢
 前廟若何而栖神靈繇是姚勉募編列新正殿敞閣
 室闢步廊儼功於至元乙酉祭落於丙戌碧牕朱拱
 眴眴音皇皇非前日之柱穿蜂溜燕舞帷塵美泊丁亥

春改塑神儀瑞氣徹天侍衛導從如朝通明無有有
 無恍然上界官府今登天矣余舊遊斯廟覽江山之
 奇羨蓬萊之樂裴回久不忍去因記太史公曰嗟乎
 仙者非斯人而誰為之遂脩辭紀實於麗牲之石而
 系以詩曰

至人學道師赤松神姿逸氣心夫蓉手五明扇腰

雌雄馮虛駕鐵超鳴濛玉距痕深雕鏤音工巨跡干

古鎮蝮峰狂颶怒濤鎖魚龍夜醒月凉水笙鏞騎

吏無鞅鸞鶴從朝侍玉堂雲朶紅天樂隱隱聲徹

空俗耳可聞不可逢渺視齊州等蟻蠓滄海有時

揚塵風獨此瓊館留人封神仙之說非夢夢士民

尸祝社稷同椒醕鞠臚曲跪瓜棗供余非紫陽山人

翁若為詩之銘新宮叙事若虛而實文法必老學乃造

汀州路重造府治定光吉祥寺記

鄞江府治之東寺曰吉祥白衣菩薩伏虎禪師主賓

真相奉嘗于茲有年矣俗姓法名地產僧臘先後封

號有銘塔者有狀事蹟者有碑記者有贊頌歌詠之

者具載實錄此不書第偈句九十五首各書贈以之

中或隱語或名氏不可測知耳二師大抵以本尊本

而心法勝以願為願而氣力大故覺道威靈豪出諸

大士之右若貴賤若賢愚若少中大乘人遊我門繞
 我座禮我足皆傾府空藏法以侈其祠宇攻木礲石
 以紀其功德至元丙子不幸竒劫寺燬音尖于兵豈物巨
 細各有數師亦不得仞而有邪然壞固有數興亦有
 時郡侯黃公去疾諉僧寶興起廢未成而去同知薛
 公元稹亦諉之構均慶院都元帥李公梅刺孫端請
 見堂老以性尤事繇是大殿前後殿成天寶閣成三
 門兩廡言言疑疑上凌煙空性老戊戌年西歸屬護
 者西堂宏刻意專用力勤營度有序宏弟子慧鏡補
 見堂處質偉行潔對師發誓了大莊嚴以次法輪藏

殿羅漢堂毗盧觀音二閣寢殿坐禪亭丈室水火池
 一時壯觀寶相梵儀宛如本來面目敘事明備老然
 宏之功居多抑師有相之道歟宣慰劉公巡部又於
 北坡架萬歲亭以表高呼之祝遠邇走集唯見佛尊
 猗與盛哉莆四如居士黃淵耄矣殿音戶懶去乞水
 洗眼至大已酉秋鏡介鏡道名鄉友汀庠學正陳仲
 和前蓮邑典史方元善徵余記余恐當筆不過遲半
 載而速至再三余乃歎曰於戲道之盛師以誠動宮
 之侈師兮何心師與諸佛不生不滅鏡為龍象出勢
 力心下始大安隱去起戊戌迄庚戌拮据蓄租亦十

三載甫就豈不難難居士嘗聞佛法似一隻船祖師
 東來付兒孫大家把纜要到彼岸直待時節因緣燥
 性撐向須彌峯頂下觀三千大千世界鏡老駕舟不
 至須彌峯頂不歇且與後人作古居士又竊歎大浮
 屠辦堅固心如水穿石儒童菩薩直下傳燈幾宮幾
 人能如居士前所聞佛法否又能如鏡老光輝道場
 放黑月成白月否居士雖喜為鏡老記亦重為斯文
 媿遂併書於記末鏡莆遊洋林司業之後自號明心
 法門尊足也記已系之辭曰白衣隱去是空非空魔
 化為檀歸歸祠宮滿山泉石十里松風千萬億年底

陰人封日月神通相百歲翁覓偈四句贈之以中至
 大三年清明日莆四如居士黃淵記

韻鄉記

此鄉何鄉四達皇皇無門無房四達山澗川媚月湛

霜明有天叟者遊處中央宇泰定而發乎天光宇器

杖藜應門子貢乘大車見原憲原憲顏色種噲曾子

處正在阿堵顧愷之曰傳神寫照舉止寒澀若無甚

技解音蟹然不言而四時之氣備晉書曰裛雖不言坐

德宇泰然靜定則其所四如居士一日徑造主人叟
發者天光耳非人耀華冠履杖藜而應門晉杜佑眼
縕袍無表顏色種噲註云而眼如點漆如點膝妙
剝錯也又盈虛不常之貌而眼如點漆如點膝妙

黃四女集卷之三

良父沃三蕉葉東坡云吾少望酒杯而醉今亦情浩

浩笑云云飲罷薦茗商較一水兩水建安園茶以水

相去一水居士曰昔叔度何如人並世者時月不見鄙

吝復萌同郡人陳蕃周舉嘗相謂曰云云或往從之累日方還郭林

莫議其將少問願聞此鄉之風叟曰春之朝縞花淨

擢香入肌骨夏之日竹陰清闕門自可款韓詩誰家

款秋之月鮮鮮寒榮愈晚愈好冬之雪踈枝冷藥恠

恠竒竒此鄉之勝致也蓬茨蓋桑樞牖室褐塞原憲居魯

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柴以為樞門庭藩落

皆着紙筆晉左思欲作三都賦構思十年門庭一榻

炷香人意幽遠堂上九十餘尊含飴弄孫飴米糖漢

能復明政眉間漏出喜色伯仲如坡瞻如穎好夫婦

如鴻梁如光孟此鄉之居室也架無多書古文六經

外惟左氏語春秋傳蒙莊書莊子蒙人著馬遷史子

雲玄淵明少陵詩昌黎柳州集不賒他物此鄉之簡

素也湮壘沈鼎古器遺遺款墜刻古文遺偶有流落人間

者收於几按餘則無絃琴一陶淵拆脚鐺一古德和

脚鐺子老瓦盆一杜云田家此鄉之器玩也暑被白

練裙寒著百衲衣唐裴休披百衲時捉蒲葵謝安擲塵

尾揮玉柄塵尾善談老莊見晉史吹雕胡飯芝蔴也

玉賦炊雕胡之飯釀真一酒東坡送菊苗壘山谷碾新茶蘆服

鮓蘆菹菜名後漢更始傳洛陽宮女掘蘆菹根食此

鄉之服食也或安山林內枕流漱石欲洗其耳欲礪不纓塵垢氛太鵬六月而有問意莊子大鵬去

也蓋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或著富貴中一龜一鶴趙清猷旁

無姬侍清規粹德與雲俱潔或寓京師未嘗候公卿

門人欲即之終不可即或浮湛暗里問同鷄豚社對

田父飲坐深而鄉黨敬韓詩云愿為同社人鷄豚宴

從史尚友千載或取徇財每生之失鳴賦云貪夫徇

慷慨劇詆直欲不與同世曾中雖竟一紙識不肯讀

人間非聖書李白不讀人間非聖書文雖未至小好

大好韓云時時應事作俗語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古

氣可以參豕繫詩雖不能天然可愛口中時有稷契

輩語碩膚几几之似周公威儀抑抑之似衛武侃如

閭如檐如翼如似夫子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似孟軻

陋巷簞瓢不改其樂似回春莫舞雲浴沂詠歸似點

道學自脩盛德至善似參簡文溫理似伋不屈其志

不累其身夷惠之間似蜀賢人或問李仲元揚子曰

在夷惠可否之間鼓有虞琴賡文王操優游高明似

奚名之不彰也

黃四女集卷壹

已

六十一

唐儒生

韓文云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鼓有虞之南方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

廣厚高明追此鄉之老成人也居士曰入其國其敢

不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深於詩䟽通知遠深於書

廣博易良深於樂恭儉莊敬深於禮見禮記經解此

鄉此人之謂與雖然願聞先生之風叟曰良如金玉

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知居士之所以為居

士者此則知叟之所以為叟者亦此居士曰不知叟

之為居士亦不知居士之為叟與相視一笑乃相與

忘言乎此鄉之天退而書為韻鄉記天叟名淵與居

士同姓同時人

黃四如先生文藁卷一

葉標寫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卷之二

蒙古字學題名記序

蒙古字學者何上之人所以達書名于四方也是學

也以韻起字非以字起韻韻耳學字眼學解二韻有

經諱字有子母正未易精也學之所何莆地褊小以

舊廣文館為之禮殿類字宮居其左可以觀俎豆可

以邇弦誦肅如也學之齋何齋有四曰同文者今天

下書同文也曰正心者心正則筆正也曰升俊者升

於學曰俊士也曰興賢者攷其藝而興賢者也孰書

之又孰名之翰林直學士雲溪張公也孰董之博士

黃夢舉則行甫也學其學者誰國之貴遊子弟與秀才之能為士者餘五十員學是學者復其身設科為最優藏於斯脩於斯時學記曰藏焉脩焉母苟免學是學者必以時術業然後專用而志凝而神母自欺口試宜孰墨試宜精日課宜密月課宜最皆說字學之法尚書御史實繇茲選漢蕭何草律著法曰試以六徵令而比賦之勸戒而糾之必有籍雖然字藝也學道也無藝無道無道無藝古人小學教以六書形聲假借一一皆理六經中有奇字有俗字有讀如某字有平音有側音又讀如某音而一字或該數義君子之道

孰先孰後藝云乎哉此說字道裘點之語語也魯薛之

令令也表點之旅語魯薛之令告而諸生字字從子

謂字之字學字從子從子之字亦事父母則為人子必

孝侍先生則為弟子必恭循天理則為君子必義孝

者恭者義者皆籍非斯人者勿籍此二句應上

題漫翁林春山草韻序

歲辛巳冬十月漫翁草韻成漢黃門令史史并作急

謂之行草出示黃淵天叟開卷詭韻書然蔚然似清臞似

峭勁實精密實妙巧盤蹙迴幹字字中度叟曰何不

書急就韻中一東等韻計二百有六何不作文選

文選周河繁所集公孫龍口吐翁曰隨人作計恐終

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後人叟又試翁平上去入字凡若干與若干韻翁應

聲答韻二百有六字一萬七百有奇世間萬書橫寫

豎寫詞人墨客長歌短歌盡在箇裏叟服翁敏口吐

音而退又一年翁序引成來徵叟文諾未上藁又一

年翁索叟逋日不還叟乃語翁書六藝之一形聲六書

之一藝也六書一象形二會意三諧聲四指事五假借六轉註有道焉習之童

非皆能不習老宿亦難俗之趨科斗散軼易為篆隸

蒼頡觀鳥迹而成字周史籀變科斗為大篆李斯取籀省文為小篆秦事多用篆難或程邈徵中改籀文籀字為草書之變迺始秦末段一氣之殊風土不同操聲反

音亦異切韻之學來自西北段一世有秦有周而字書

不能少異乎秦地有東西有南北而韻學不能不祖

西北段一漢以來至于今皆然前乎此識古文惟一楊雄

揚雄作訓纂嗣續蒼頡後人大類矇矓然一法通萬

法變草雖便急速視壁藏猶彷彿萬分之一段一魯共

孔子舊宅得壁中尚書論語孝經山堂皆科斗文字前乎此識古韻惟一韓愈

後人如調啞鍾然一音通百音叶韻雖約以四聲視

傍韻四聲平上去入皆可出入段一翁雖後千年生於草書猶

可以想禽獸蟲魚草木之群態與雷霆風雨山雲之

萬狀而意在筆前筆隨興到說草於韻書猶得因翁

關清濁之異翰關如開口合口撮唇各開唇輕清重濁

縱橫經緯之妙別字義訓讀之名杜林有蒼頡訓詁

李斯三而醉後入吟吟時入腔說用草韻之所以作

與此總韻昔曹景宗不解書又不喜問卒以意造晉帖

操多作摻百寫類七時師惟不曉音故不識字當走

筆時波戈點畫豈能一如古法鍾繇弟子宋翼每畫

如百鈞擊作一點如高峯墜蛇入草牽草韻所以作

與段叟又嘗攷漢初蕭斯法日太史試學童能諷誦

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是時未有韻書所諷者何

抑蒼頡爰歷博學章歟又試六體六體即古文奇字

書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迺皆古文奇字

古文即蒼頡所作繆書即摹印漢興諸草書不知作

者姓名至章帝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稱工張伯英轉

精巧張芝晉人篆隸繆蟲古文奇字篆隸又不教以

草書何也或秦草未落人間與翁此書與篆隸韻並

行恐與漢初不合翁曰第書之以俟後身張芝魏張

草書曾臨池學書池水叟迺筆翁問答于集端皆癸

未臯月端午爾雅五月為臯

鄭雲我存藁序

唐人語言妙天下者莫若韓柳氏韓以李漢一序傳柳以劉賓客禹一序傳二序之所以傳者序乎文也

文者天地之正氣亦天地之奇氣天地間惟正人能
 養天地之正氣故其文正韓氏似之惟奇人能發天
 地之奇氣故其文奇柳氏似之柳之醇正固不及韓
 柳之奇崛亦韓所不及天對文義聲牙難讀山水諸
 記出語崔嵬似窘音昆邊幅若段大秀逸事狀老史
 筆當避三舍晉問峭拔高妙夏出魏晉南澗田家等
 詩絕有泉明風味柳以上皆回視淮西碑中丞張巡官
 傳後叙鱉魚文毛穎傳南溪秋懷韓以上前後差相頡
 頏音其與中立書論作文源委一一有所自來柳
 殆如答李翔與誨館下諸生時韓政未可少柳而多

韓韓亦正患不能奇柳亦正未易步趨也柳公文酷似
柳以韓不及吾友雲我芳年韶妍凌霄一武譎墮人
 間嘆滄海之為桑田醉六經而營四海於易獨論筮
 變占以測天機之乘除於史專論漢蜀晉以閱人世
 之新故於人則論箕子子車以明道統之絕續韻語
 掀鬣倒鯨散上語峭崖恠石對語爭水擲戢紙上皆
 見暗光恠前無俗人號文章家余嘗以雲喻雲之文
 或如玉葉或如冰紋或如車蓋或如魚鱗千態層層
 萬狀紛紛不能皆長空萬里一匹如練也而行者行
 止者止去自去留自留此雲之所以為雲而雲我之

所以為文也未知雲我悟入得之韓歟得之柳歟正
乎竒哉竒乎正哉予猶省童卯時君家世父伯父曰世父
方叔以書贄迂齋樓公問古文法樓復書曰學古文
難識古文滋難子讀世本國語戰國策否又讀易爻
辭書盤誥禮檀弓內則否方叔早年文聲儼儼音儼說文
張氣吞學館惜其人與可傳者不得而見見方叔猶
子雲我亦竒人也文惡乎而不竒韓柳而上更有人
在雲我文豪未已方將余無一毫可論序何可傳然
雲我之文傳余之序亦傳余之序傳雲我之文必傳
載之末年附之青雲又一竒事余名淵天叟字雲我

中外表序敢辭

鄭雲我孔子年譜叙

夫子儒之祖也儒而不知譜其祖恐如晉公之不知
以并官氏對矣夫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而公穀書
於前一年年已非月亦訛左氏又不書三家胥失之
譜夫子惟司馬遷之史徵世家年表多相乖忤然於
魯書夫子本末最詳深矣乎惜乎史遷亦未修之史
也後乎此編年有書東家雜記有書今鄭君又有譜
是譜也首以聊大夫二事壓卷前書之所未有謂儀
封人請見為由魯適衛時謂魯公問政及答季康子

數問皆歸魯以來事此見又確謂夫子未嘗師郟子
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斯言非知夫子者此論又高
雖然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此吾夫子自作行狀
以僕觀之留而殿昨殿於卷之左方鄭君曰何如

講春秋序

談經難談春秋尤難高妙者誕幽深者晦新奇者巧
皆非也記經解公羊穀梁春秋石經各有傳記左雖
非孔子語屬辭比事直勘得破孟子事文義三語御
子其事則齊一大斷案汗漫如莊周只把道名分說
恒晉文三語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諸
最直截馬遷謂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不待贊也諸

儒之說出其辭費矣費則差差則害道徐曠發題

曠字

文遠唐高祖幸國學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風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偏舉先儒異論分

別是非乃出己意折衷不知合乎夫子也否孫莘老

與一時名勝為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間卓然

獨見者為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劔

意尊經也程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却又

親筆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

傳始成夏時冠周月之論至今可疑朱晦庵從諸先

生長者聞春秋義例終不敢措辭獨於大論大法為

有感焉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誦者一人

自隨似不草草謂書王存周正未免又落科曰林艾
 軒主春秋無褒然大虛即六經若何而求春秋鄭夾
 滌曰春秋者先後倫理之書而謂春秋意出魯史非
 出於仲尼殊不可曉信矣春秋未易談也某老矣無
 聞舊讀遺忘茲辱朋友願相磋磨仰觀天道俯察人
 事欲以春秋溫習何如又嘗聞網山麥斜開福清林清之學
 可號網山有網山集麥斜仙遊僧岩名講衆以春秋請山曰經未可遽
 言當自傳始舍經讀傳恐不就綱領處看敢質諸同
 志曰可淵時乎此當繹所聞以求是正

通志序 代憲使孫澤

山川出雲開必先也屋壁科斗藏有待也曷先乎人
 先時而已生曷待乎書待時而後出宇宙趨新主上
 右文崇儒以道化風四方東宮濬哲仁孝以好學聞
 天下氣數清明之會光岳賢哲之盛書於是時與人
 相值時乎人也莆夾滌鄭先生著二十略外取歷代
 史粹音粹為一書命曰通志某舊守莆求而未獲今茲
 省掾王某奉命求書郡國是志與在數中鹽使方公
 出所寫本以授書于帥府憲臺喜劇敦請博古之士
 鄭鉞陳子修刊謬正訛某適弭節音彌左氏左執鞭
 弭八閩從吏音縱茲事晦者明隱者彰亦此書之當

出歟書乎書乎昔炬於咸陽文獻通考曰秦皇取宇

地皆盡此炬於咸陽也咸陽秦都至漢而後置寫書之官孝武世建

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覆於底柱唐平隋王世充得隋

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州沂河以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至唐而後完度音

書之目通考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

學者自為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則遺書之出信有時邪時乎

時今其時乎人乎人上而甲觀次而翰林集賢國史

院又次而行省帥憲二府非人孰能致之夾漈先生

多子長司馬遷之愛聯比詮次於前鄭陳二士以更生

即劉向之才校讎緝綴於後某於是賀此書之遭且知

二士用心之苦逐書于集之右方年月日某官孫澤叙

忍經輯要後叙

忍之義二忍於我則律已之嚴不忍則忿不能懲慾

不能窒矣忍於物則待人之恕不忍則疾之已甚亂

也克已復禮忍於我也犯而不校忍於物也顏氏之

子蓋兩得之子畏匡則曰其如予何壤也夷踞則以

杖叩脛來幾日見長者則責以舖啜謂從者為竊則

於業履不怒孔孟於此或忍或不忍自有權度下之

世此義不明避兄離母者豈為能克其類乎簞豆不

得見於色者又不若好名之人也無它矢人豈不仁於函人惟無是非之心故無惻隱之心此忍經輯要所以爲世戒也深且切矣其餘夷白鄭叟詳言之

李氏家集叙

河東貞嶠李侯侗之大父某父某國初之勞臣也然亦仁知人也度別分合之機乘事勢之會識權變之宜使玄黃者簞壺者侯服以附厥角稽首此豈孱夫弱子所能了在韓村則一邑之旄倪活在交城則三寺之黔黎活參陪行省轉輸蜀道則四川之兵民活是心所以不忍者何惻隱之心也它謀臣策士懷雲

起龍驤

晉王濬拜龍驤將軍代吳

之想二父尚可爲而不爲未可

已而中已盡蹇之節有豫之戒商羊乎家居嘯詠乎

犀浦

李所居之地水名

上之人難強以仕則暗合於道所養

可知矣天嗇之齡或僅止下壽

五十爲下壽

或未登五十

羅江北去之異又其昭明焄蒿之著也二父之勞之仁之智如此爲子若孫論譔先祖德善功烈慶賞聲名於記有之侯所以自狀其大父行義年而請名於當世通顯者侯之父則宋某也銘二父姚某也趙某也傳二父者劉某序犀浦遐觀者劉某也具見集中侯若曰人生東西南北不常味人善於齒牙者極不

過數十年敬矣銘藏諸幽集傳諸遠度不沒沒同煙
 雲變滅然後可以成二父之令名侯之思深矣侯之
 孝賢矣侯前集賢侍讀學士今中大夫南劍路總管
 甫四如老叟黃淵覽侯斯文欽誦舊德張中丞傳後
 叙張中丞張巡也李翰為傳韓愈段段太尉逸事狀太
 厚逸為涇州刺史柳子厚為之筆法亦不是過侯差可與韓
 吏部柳負外比肩矣於是為侯序於集之右方時至
 大已酉良月十月見左氏良初吉
 姚野庵詩解叙
 心活動物也詩亦活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

說者為上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一篇斷之以思
 無邪一語即詩論詩它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

夏見於魯論耳齊魯韓毛四家出魯甲培公齊表因

博博公傳興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於序

猶無所與鄭煉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又出入毛鄭間

眇跛相逐笑者孩之雖然語擊初學者不為詁釋彼

豈知或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

此野庵詩解所以作也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

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

王謂風關雎鵲巢迺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

黃四如集卷二
有大小謂王風邶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談詩只消如此平易野庵姚姓某名某字玉融之韶溪人

表兄陳可山序

昔人以山號者多然俱不過因其居焉名無擇焉近世有曰此山曰亦山曰自山於名擇矣或所居非山而名軒與庭又皆取可之義今吾力行新築一室扁以可山雖因其居名義亦兩得之吾仲敬古彌序謂可山取退之盤谷序語而首尾以不一到為嘆如退之新修滕王閣記止五百五字篇終寄不盡意於言外也

吾力行乃又求一語於余余非子由豈解作賦使坡兄歎服然不盡之意余尚能為可山言之可止可仕吾仲敬謂善學者學孔子不知子謂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則止而約仕而樂惟體仁而盡性者安之何者山水外物之可樂者爾非真樂也真樂之所寓而已來者為其景而用其樂可山蓋用其景以寓其樂者也用其樂者山水之可樂者盡則寂寥之態生非山水能使人寂寥也其所以樂山水者偽故爾寓其樂者山水之樂在性之樂亦在性與外物之可樂者相為感發適然有契則好樂之所形在我而不在

彼也然則可山之寓其樂於山其得夫子之仁歟語曰仁者樂山可山仁者也故自山而觀之峩峩其高者皆膏中之故物反而求之巍巍其中者亦雄峙之形著寂然不動者俱乎其靜也屹然獨立者同乎其壽也禽鳥之和鳴松栢之茂悅又與之均乎生息也仁根於性山觸於目四時有以契吾可山之樂則以我之可對彼之可而樂之自不能已也惟吾可山不知山之爲仁仁之爲山故時之可止於此山而處約可也時之可仕於此山而處樂亦可也真孔子之所謂無可無不可此可山之所以名可顏回善學孔子

者用行舍藏夫子亦惟謂顏子而可而農山之顛景山之趾似不容屑屑乎其遊者回之志願至此呈露蓋亦自其心三月不違仁者得之耳吾仲攷勉可山以學孔子之可余獨許吾可山以顏子之仁顏子之仁師吾夫子之仁也故有問吾可山於余者余必以是對雖未登可山之山而山已在仁中矣雖然可山之下有溪焉則水亦知者樂也吾可山何不以適類於余而名是溪曰可溪也蓋吾可山願有仁之名不願有知之名此溪所以因其居曰碧溪而不敢以名可若夫見仁謂之仁見智謂之智可山自領會於膏次

難與俗人言也昔老泉作木假山記猶謂魁岸踞肆
 意氣端重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而岌然決無阿附
 意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則吾於可山之
 山其不曰可山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可
 山其必印可是年重陽後一日為兄可山再序

送歐陽臣夫序

斯文於宇宙間前水後水古今相續何嘗一息頃不
 行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作與斯文者吾夫子當
 在人世時困悴無聊嘗十八九雖繩樞甕牖中道必
 行迨去人間久天下像而祠之如前昨日道之行如

前昨日人事覆却萬方州縣學廢亦嘗十八九春秋
 祠遂俱廢而逢掖者道吾夫子仁義忠信如取諸左
 右材父兄猶以吾夫子書詔子弟矧坐講肆於馬隊
 時邪學不學祠不祠不論夫子之道水之在地中也
 六學缺伏機發新豐坑儒處絕儒履跡此時猶有挾
 經為博士者秦始皇於坑谷為伏機諸生至因發機
 持孔子禮器填之坑六藝從此缺陳涉為王魯諸儒
 於孔子甲為涉博土金甲排蕩青衿憔悴誰復知俎
 豆事衡山聞讀書聲便有西河風味杜工部題衡山
 詩苑頭慧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
 悴又云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南紀改波闌西河
 共風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人以爲夫子之
 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授也

道不行廢興絕續存乎人如何爾游洋舊學在縣之
 震棟學幾圯獨吾夫子祠在風雨所逼丁丑夏燬于
 盜董學者熙熙來壤壤往縱掃地而奠夫子猶不歆
 止假無官官之事無事事之心夫子臨而炙之乎求
 夫子顧非寢宮偶像非殿廬無以栖神明求斯文顧
 非庠序圖書非齋廡無以寓絃歌又非必肖堯顓禹
 要脚腰臯陶項子產肩竒竒怪怪使人號為聖且異
 然後為吾夫子又非必學老子浮圖法金碧綺繡光
 烟凌亂張皇尊嚴然後為其道行邑必有學學必有
 廟廢者必興絕者必續然後為職思其居職思其憂

二句出游洋士汪汪也又毋曰十室之邑不如吾夫
 子之好學此事姑少須君四門裔孫拔君子林居諸
 生上蓋有志斯文者此行朋儕觴之詩之或授首簡
 俾余莊之余故勉之異時立石廟門又當為君書之
 卯年辰月戌日東里四如居士黃仲元叙

送術者龜峯序

龜峯一日破音口戶訪叟劇談周禮云凡四方輶音

然笑曰天下惟儒者為知五行非儒不知也人者五

行之端禮運六言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

老宿或道不出木神則仁火神則禮東方春木於人

漢書禮志出正義中語俗師有不經眼數七數八誰
 不讀呂今問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則昧其來處天
 時地利誰不誦軻書詰之一畫為孤無畫為虛則茫
 然莫對五勝生一五壯終九不知祖於淮南子甲丙
 戊庚壬子為之本不知原於管夷吾水淮木觸火化
 金禁土吐甲巳九丁壬六丙辛七戊癸五巳亥四此皆
 出於漢諸儒之口言天者求之氣言地者求之位俱
 不離勝復去化出入升降之妙素問一書最為精密
 謂談五行非儒家事惡可乎叟亦口呿徐發一難五
 行化真前脩嘗言之巳六甲納音海中天上此為何

義或曰一三五七九其數或曰一二三四五其聲峯
 將何從峯白此即十二律還相為宮也叟唯唯又送
 一難九疇一曰水以下箕子文也此千萬世五行之
 本領儒家之嗣適七篇見知聞知之論言太公望散
 宜生而不及箕子者何峯曰夫子定書洪範專為武
 王箕子設七篇於是乎略叟起曰峯儒而博學者它
 人不知峯者也峯獨五行乎哉峯曰叟知音者吾今
 賀吾之遭矣

序贈吳丹陽

丹陽吳兄某富沙人精於課易扣之則曰易占卜之

書昔人以蔭叢著千齡蔡卜之占之余用錢卜重交
 單拆蓋出儀禮疏非講師說且簡易也課外工拆字
 扣之又曰昔人謂日月為易此拆字之祖日月以陰
 陽論余以五行論字外工星數扣之又曰易於七十
 二候始中終卦俱與經宿合談易而不知星辰之遠
 可坐而致惡惡可然吾夫子引易不恒其德或承之
 羞曰不占而已矣易非專用占也蜀趙賓以箕子為
 玄茲賓為易論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
 茲茲者萬物方茲茲也茲茲言其根茲方茲盛
 於字何義楊雄太玄參太初曆論休咎而
 出處語默之義則未之知未矣丹陽客蒲將歸寓士

交贖以詩余不能詩且不能易唯大書一時字於卷
 之左時即易也數也年月日大德丙午秋社戊申四
 如老叟黃淵七十六歲作

贈楊愚谷序

愚鄙人之稱非聰明者所宜谷山人之居非市廛者
 所宜以山人而隱市廛叟知予有不獲已者矣以聰
 明而學鄙人叟於子又有不獲已者矣昔猶有續命
 田今也硤瘠幾何昔猶有止啼錢今也分釐亡有山
 雖深無樹可以挂許由之瓢許由人遺一瓢掛之樹
 上風吹漚漚有聲以為
 煩性雖達無帳可以讀王克之書蔡邕人疑其得異
 書搜其帳中果得

王克論衡子所以有不獲已而又不獲已者也二不獲已

而資人以果其腹子又大不獲已者矣游成都市日

得百錢君平賣卜成都日得百錢子之計固未為左

人世偏仄有卜賣天津橋者天聖末處士錢知微至洛遂榜天津橋柱賣卜

一卦帛子之術胡為而神谷曰愚不能皆願中也十

不失六七爾叟曰谷不愚矣但自信其學勿視人而

二三何門不可拽裾鄧陽既出獄而上客文辦著名長裾曳王門

送林理齋序

友人理齋林兄謁叟有行色叟叩奚之曰之清源叟

曰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叟為熏沐命筮遇蒙下坎

艮之旅艮上離下蓋蒙二三四爻俱變也筮法占本卦

及之卦繇辭蒙以內卦為主其繇曰蒙亨童蒙求我

利貞旅以外卦為主其繇曰旅小亨旅貞吉蒙有亨

之理所以亨者我發之也然必求者之意專然後應

者之意亦專旅寡助之至所以亨者處之有道也時

非我所能為義者我所當盡雖然決疑者蒙不貞何

以筮人方致精誠以求於我我當視可否以應乎彼

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然後貞嚴君平賣卜成都依龜

與臣言依於忠逆境者旅不貞何以安高亢而與物無偶則

絕物非暗而所比匪人則失已或可為主或不可主

黃四女集卷二
可父則父可遠則遠然後貞孟子之去齊滕夫子之
客宋衛善用易者也用即理理即用亨者其用貞者
其理果貞矣蒙以亨乎人旅以亨乎我有不動動斯
吉遂書以贈其行郡人韻鄉黃淵天叟

春臺易圖叙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
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
推理論理遺數惡惡可此朱文公啓蒙所以作也文
公易得於康節邵先生爲多春臺黃君之圖又啓蒙
之義疏辨析精密神智盡在是矣譬如枝頭樹底一

一見花活處不止檐頭看賣桃杏豈心猛氣粗者所
能了了然竊有疑戴九履一之象圓五行生成之象
方安知邵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圖書自圖書大衍
自大衍以圖書而合大衍拘矣天地定位此八卦立
圖帝出乎震此八卦舒圖或以前爲羲後爲文失之
邵觀物吟乾遇巽時地逢雷處天根月窟來往都春
此解先天圓圖大易吟否泰咸損恒益既未四象相友
成六十四此解先天方圖不止乾一坤八也數往者
順知來者逆謂天地山澤風雷水火此已往之象知
來者逆謂曰雷曰日曰兌而乾以君之曰風曰雨曰

艮而坤以藏之此方來之事以左為順以右為逆然
 乎不也九十九者著之體數用四十九者以其圍而
 神也或以五行言之何哉歲月易邁義理無盡長江
 浩漾音查浩漾水無際也欲溯從之邈不可即何時一樽與吾
 春臺細論此事為快敬書右方以答來辱大德丁未
 清明甫四如老人黃某七十七筆也

忍經叙

臯陶明刑而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孟侯義殺而曰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蓋刑者君子之盡心有當忍
 者有所不忍者當忍者豈仁人之得已不忍者乃仁

人之本意我廉使懶齋孫公職司風憲於哀矜庶戮
 之時寓慈祥惻怛之實比出忍經示察案椽史與閩
 惟多士意在言外刑故無心是當忍者罪疑惟輕所
 不忍也不孝不友刑無赦是當忍者無或劓則人所
 不忍也孟侯臯陶之心即我公之心此忍經之所以
 作歟吁陽氣嗟而靡草死於夏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生於至陰故孟夏
 陽月陰雨露之中乃有至忍陰氣吸而荔挺出於冬盛則死
 荔挺香草也凡物之氣感陽者霜雪之後有所不忍
 香仲冬之月陽方長矣故出霜雪之後有所不忍
 天道且然况人其代天工者乎曰辟勿辟曰宥勿宥
 陰陽生殺時措之宜孰知我公之用心甫後學四如

黃四如集卷二
黃洲敢僭爲公叙於篇端

題宋蜀翁北遊詩卷後

僕莆士也壯年客遊江浙雖吳門

姑蘇京口

崑陵

茗迢音雲

音吳興亦不能買舟縱觀况淮以北乎猶記樞相陸

實翁酒邊談維揚事悲歌慷慨令人淚墮言之夢矣

大德壬寅郡博士宋蜀翁來踰期月示僕北遊詩卷

然後知閱人世之險與求功名之難遇忤感戚或笑

或吁寄興深遠似冲澹實壯烈而京師桂玉之地借

書温故豈易得日日楊花家家芍藥春夏之景自

佳狂飈早雪蒲簾土炕北南之氣或異惜僕老矣前

乎此不能奔車從蜀翁後然召伯之坊猶昨九鼓之

石亡恙此又僕畜眼之未見暇日蜀翁黨緝御劇話

不猶勝於登峰造極也詩卷妄意朱筆數聯李母曰

此老僭且繆小寒已巳日韻鄉四如居士黃洲書于

卷之左方

題黃耕叟存藁

時文小技耳然試之中否係乎文之工拙吾宗耕叟

賦瀏亮論朗暢策明整而前軍尤萃其良不試則已

試則願中政未可以技小之雖然文謂之時與其高

下時之春麗澤百篇一變也時之夏精騎再變也時

之秋濯錦三變也迨秋而冬變之極則爲已效體矣
天運回旋冬轉而春安知不復變而爲麗澤百篇乎
變而麗澤百篇猶有老成人端章甫氣象變而爲唐
明水披沙揀金則如囊沙背水非老將不能吾辨叟
燈窓課兒試拾一二篇何如度異時可籍此爲行卷
跋方石巖正通庸言

石巖此書中庸之義疏也以正通合庸而並言者何
君子之道唯中故庸天下之理唯正故通中者其體
正者其用庸則有常通則無弊但曰正通而不言庸
恐不知言者以爲竒但言庸而不曰正通恐不知言

者以爲俗所以合正通與庸而並言也或曰是言也
又加中庸二章者何叟曰言豈若是其規規然巖書
末章評史最有深意春秋一經猶權於衡故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焉遷好奇是非多謬况遷而下叟喜
巖之善於立言也不顯言之而微言之知者自知不
知者自不知吁無黨無偏者蕩蕩平平之道詖淫邪
遁者蔽陷離窮之失甚矣言之未易立也亦甚矣言
之未易知也巖善於立言叟何足以知之

劉畏獨答問

前進士劉姓有吾名畏獨其號也閩人韻鄉黃淵天

叟字甫人有筆硯之雅一日韻鄉問畏獨之說於畏
獨畏獨曰慎獨二字自中庸大學始慎者畏也獨者
我也中庸言見隱顯微於慎獨之先示之以當畏大
學言視指其嚴於慎獨之後甚之以可畏韻鄉曰所
當畏所可畏者何畏獨曰理是已理即天之所賦於
我者也無物不有無時不在天下之至當畏與至可
畏者莫如理我之爲我毫釐或悖乎理則不足以言
人故吾夫子曰畏天命與思之學其有自來乎韻鄉
曰是獨也人人之所謂獨必曰君子慎其獨者何畏
獨曰小人不知畏天命故中慙者掩其不善自肆者

無所忌憚君子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甚重故內省不
疚於潛雖伏矣之地誠毋自欺於惡惡好好之時韻
鄉曰暗室屋漏慎則慎矣造次顛沛則如之何畏獨
曰易天命之書也素履獨行中行獨復若指所居之
地言日用之常而下係三言九卦正教學易者以處憂
患德吾德也夫豈易自易自我哉九卦陰陽自乾
坤來乾至健而恒易以知險坤至順而恒簡以知阻
物有情僞吾無作爲吾惟知閑邪存誠而已吾惟知
終日乾乾夕惕若而已吾惟知敬以直內而已吾惟
知括囊無咎無譽而已善觀人情世變者莫如詩善

言天命者亦莫如詩平居暇日上帝臨女小心翼翼
如護元氣而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曰不顯莫予云
覲不愧于人无畏于天踣高躋厚臨深履薄如集于
木如臨于谷多於變雅見之亦謂窮通之序如寒如
暑世故之來如風如雨明理達變者一付之自然而
仁人事天孝子誠身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
之則不順逆異其境哀樂貳其心也韻鄉曰言慎獨
必言中庸大學吾畏獨又言詩言易者何畏獨曰恐
懼憂患人不能無大學曰不可使吾心之不正貧賤
患難或所不免中庸曰不可失吾身之正鵠曰心曰

身即畏吾獨詩也易也大學也中庸也無二理也韻

鄉曰畏塗者

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出莊子

父子兄弟相戒

而後出衽席之上至可畏也人不知戒獨行不愧影
獨寢不愧衾此事大難君子必慎其獨畏獨憮然曰
我輩讀書理會何事命之矣遂筆其語為畏獨答問

有宋福建莆陽黃仲元四如先生文藁卷

吳大綸寫

